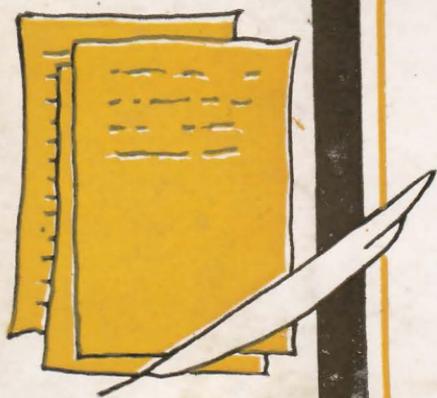


保祿書信導論

潘震澤譯

新約導讀叢書之六



Bruce Vawter, C. M.
伏特神父著
潘震澤譯

——新約導讀叢書之六——

保祿書信導論

附得撒洛尼前後書

光啓出版社發行

New Testament Reading Guide No.6

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1-2 THESSALONIANS

by

Rev. Bruce Vawter, C.M., S.T.L., S.S.D.

translated by

Pan Chen-tzeh

保祿書信導論

——附得撒洛尼前後書

B. Vawter, C.M. 著
潘震澤譯

目錄

前言	二
保祿生平	三
保祿的寫作	五一
得撒洛尼前後書	六一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七三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一〇三
複習指引及討論大綱	一一九
聖經綱目	一二八
新約導讀叢書一覽	一三四

前 言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美國瑪利諾傳教會在臺工作神父感到爲了訓練教友，需要一些有關聖經及教理方面之書籍，於是決議自六十二年度起，進行一項三年的翻譯計劃，其目的在於供給一般教友一些基本讀物。會方委派我擔任籌備工作，我就聘請了王秀谷神父主持執行全部計劃，並請房志榮神父和王敬弘神父協助督導翻譯工作。王秀谷神父又邀請了狄剛副主教（主教團秘書處）、王愈榮副主教（臺北教區牧靈中心）、李震神父（嘉義教區）、孫靜潛神父（臺南碧岳神哲學院）、韓德力神父（聖母聖心會），共同組成編譯委員會，展開工作。希望三年內能爲中國教會有所貢獻。我回美國後，會方由歐義明神父代表。

本書是這項計劃的成果之一，特別簡述籌備經過，以爲紀念。本書蒙光啓出版社合作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保祿生平

塔爾索城的掃祿

「我生後第八天受了割損，出於以色列民族，屬於本雅明支派，是由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法律說，我是法利塞人；就熱忱說，我曾迫害過教會；就法律的正義說，是無瑕可指的。」（斐三5、6）在後來的書信中，使徒保祿這樣地描述了他皈依前的身份與地位。

新約聖經，是我們實際上對聖保祿生平資料的唯一來源；但從現代人的眼光看來，其本身並不算是傳記作品；所以任何有關保祿的「生平」記述都是由聖經中各片段拼湊而成，自然是不完全的；同時其中還包括許多不確定的成份。最主要的資料來源，無疑地是聖路加所寫的宗徒大事錄。其中描述初期教會在外教世界傳佈經過時，對於聖保祿的活動亦有廣泛的描寫。由於這方面的方便，同時也由於保祿

本人較多的寫作活動，在初期教會的歷史人物中，我們對保祿有較多的認識。

早年生活

保祿很可能是在紀元初幾年生在基里基雅的塔爾索城——「一個並非無名的城市」（宗廿二39）。由於宗徒大事錄的記載，我們得知在耶路撒冷教會初期斯德望死於亂石的事件中，保祿還是個「青年人」（宗七58）。故此他出生時耶穌必還是個小孩；因為「一個青年人」大約指的是三十歲左右的人。塔爾索城在保祿那個時代的確是個重要的商業城市，頗具世界性，而且被希臘文化所徹底同化了；這在近東地區是常有的事。在瑪加伯時代以前就有個有勢力的猶太部落在此定居，（加下四30）故此保祿很可能一生下來就是個希臘化猶太人——個會講希臘話的猶太人。

有許多證據顯示保祿來自一個顯要的猶太家族；他生來就是羅馬公民（宗廿二28）。但我們並不曉得他的家庭是如何取得這項令人羨慕的特權的，一個合理的猜測是買來的。同時我們從宗徒大事錄得知在後來保祿被囚禁在耶路撒冷時（宗廿三16），他的家族能探聽到一次對付他的陰謀。我們可作如下的推測：因為這項陰

謀是由所謂猶太高階層的默許而決定的，故此保祿的家族必然也置身於這具有影響力集團之中。但這對保祿的從小被訓練成個織帳幕的也沒什麼不合之處，因為依當時的習尚即使是出身高尚的猶太人也都要學一些技藝的。另一方面，保祿在迫害教會時被舉為領導者的事實亦可證明他家族關係的力量。

狂熱的猶太教精神

不論保祿的家庭社會地位如何，他具有狂熱的猶太教精神這點却是毫無疑問的。一般來說，在巴勒斯坦的標準下，希臘化猶太人的地位並不是十分正統的。故此他們時常在不甘自己這方面的不如人後，爲了顯出他們的更具正統性，便對猶太教義表現得更爲狂熱的依附；這或可解釋保祿對初期教會所作種種迫害的那股狂熱。同樣地，在宗徒大事錄中亦不止一次的提到，作爲一個基督徒的保祿，他最深的仇敵中主要的也就是這些希臘化的猶太人。

至於保祿自己，在承認是希臘化猶太人後，同時也強調：「我卻在這耶路撒冷城裏長大，在加瑪里耳足前，對於祖傳的法律，曾受過精確的教育」（宗廿二3）。

他的家庭爲了表示他們並非一般希臘化的猶太人，對於保祿在耶路撒冷教會學校所受的嚴格訓練十分注意和關心，就如同保祿自己述說自己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一樣。這種態度在保祿的寫作中也時常反映出來，顯示出他自己是完全溶於猶太文化之中的，對於希臘化的思想方式也只不過有點頭之交罷了。

當保祿還是個小孩的時候，他全家可能就移往耶路撒冷去了。不管怎樣，可確定的是保祿早年正在那兒拜當時最有名的經師加瑪里耳（Gamaliel）爲師學習猶太的法律。這種訓練在保祿的書信每一頁中皆可顯示出來，從這也可看出保祿對傳統經師的教授和他們議論的方法方面有多麼深刻的研究。事實上在這種教育下，保祿自己也成了一個經師——猶太法律的博士。

加瑪里耳——保祿在耶路撒冷的老師——是偉大的赫里（Great Hillel）的兒子（或孫子），爲法利塞主義溫和派的創始者。他把猶太教中一些最好的傳統教義具體地表現出來。在宗徒大事錄中對他生動的描寫顯示出他是一個和其父赫里一樣有寬容精神和中庸品格的人（宗五34-39）。後來猶太人這樣說：「當老加瑪里耳經

師死了之後，人們對法律的尊敬消失了，同時純潔與節制也隨之消逝了。」自然地，從他那裏保祿學到的不可能是福音中所經常咒罵的法利塞主義，那種主義事實上已將法律上的形式代替了精神上的教訓，而經常止於偽善。

法利塞人 (The Pharisee)

事實上，法利塞主義在赫里和加瑪里耳這些偉大經師的教導下是一種被大多數猶太人所接受的教義，對舊約的精神有真灼的見解。它融合了對聖經的尊敬，以及認為對宗教的精髓在實際的生活而非拘泥於法律文字的認同；耶穌基督就不止一次的站在法利塞主義這邊對抗他們最主要的敵對者——那懷疑宗教、思想異端、以富驕人，對世俗生活比精神界更有興趣的撒杜塞 (Saducees) 黨人。由此我們可看出即使在成爲一個基督信友之後，保祿回顧他兒時所受的嚴格的法利塞教育與訓練還是感到一種合理的驕傲。在福音中也提到不少法利塞人一開始就被基督的教訓所吸引而承認他是以色列的救主。所以雖然新約中告訴我們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法利塞主義時常演變成一種民族主義的狂熱；但我們不能忽視一點，就是仍有些法利塞

人是很認真地承受了古代的信仰，他們真誠地願意在天主的光照下按著舊約法律的規定完滿無缺地過他們的生活。

至於保祿的迫害初期教會，我們也可認為是基於同樣的理由，但對他早期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却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在耶穌一再往耶路撒冷去時，他可能有機會見到並聽到加里肋亞來的老師耶穌的宣講；同時耶穌被釘死十字架，三日後復活，以及在五旬節日教會的正式成立他都可能到場。然而對這些事，路加和保祿自己都未曾提一句，我們只有假定保祿在那以前和基督的教訓沒有過接觸，直到耶穌死後好幾年，在耶路撒冷的會堂中對這事的討論爆發成了內部的戰爭；到此時保祿才直覺的以為這是以猶太教的正統精神來對抗一種危險、不敬的邪說，於是開始奮力地支持迫害教會。

自從五旬節起，耶路撒冷教會就不斷地遭受同類猶太人的迫害與折磨，但教會也不斷的在擴大其影響力；明顯的暴力活動是在斯德望被殺害時首次開始的，（宗六八—八三）再接下去便是全面的迫害了。在他們共屬的希臘化猶太人的會堂之中，斯德望和衆人曾有過一場十分動人的爭論（宗六八—七十一），保祿是贊成殺害斯德望的

(宗八1)，且在斯德望死後，保祿在迫害教會群中負起領導者的角色了。

掃祿的歸化

過了不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保祿乃承受了天主的恩寵而被擊下馬來。於是藉著天主上智的安排，整個教會的歷史也就因此改變了。

保祿之所以往大馬士革去原是奉了耶路撒冷大司祭的指令，讓他在大馬士革的會堂之中能自由進出偵捕教友。我們可看出保祿對於在耶路撒冷迫害教會的成功感到十分滿意，於是他決定開始往羅馬行省敘利亞的首城展開迫害活動。因為在這些地方如果沒有猶太正統主義的脅迫，迫害活動很快就會因缺乏領導而消散的。至於在大馬士革的教會組織無疑地是由加里肋亞來的信友們所建立的，我們對這批信友的認識除了對觀福音前幾章的記述外，其餘所知無幾。

關於保祿歸化的重要性從宗徒大事錄中有三段不同的記載裏可看出（九1）19；廿二4-21；廿六10-20），但所有三段的細節處略有不同；這項差異很可能就是故意造成的。因為這三段文字都是使用舊約中的語句來描述保祿自己的神視，

(Vision)。聖經中的文字，經常都是用可能最簡明的敘述方式，來記載天主偉大神奇的啓示，實際上那是無法以人類語言所能完全表達的。可確定的一點是保祿清楚地意識到死去的納匝肋人耶穌仍活著，並以無上的權威曾向他說話，從此他必按祂的意志而行。後來他寫著：「耶穌基督已奪得了我。」（斐三12）經驗到基督的復活給了他使徒的責任以及他後來書信中所有內容的源泉。所以他寫著：「我不是宗徒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格前九1）耶穌在這裏顯示了祂自己 and 祂所被迫害的教會是一體的，這成爲保祿最具特性的一個主張——教會就如同基督的身體。

懷著一顆改變的心，保祿繼續他往大馬士革的旅途；在那兒，阿納尼亞給他授了洗，正式成了基督信友。

基督信友掃祿

無疑地，當保祿在大馬士革會堂中站出，不是爲抓基督教猶太人，反而爲基督信仰作證，承認耶穌是天主子時，無論基督信友或猶太人都吃了一驚。但我們可看

出人們是越來越接受他是一個基督信友的信念，這為基督徒當然是快心事；但基督徒的仇人却是越來越痛恨他了。

在保祿自己的書信中，我們曉得他後來到阿剌伯地方隱退了一段不確定的時期（迦一17），這在宗徒大事錄並未提及。我們並不曉得保祿這次退隱的確實地點及意義何在，但「阿剌伯」可能指的是大馬士革之東納巴泰（*Nabataean*）領土的鄉下地方，這已在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之外。據推測，保祿這次離開城裏的紛紛議論正好爲了他日後新的使命藉祈禱與默想做一個準備。不管怎麼說，當他不久後返回大馬士革時，他就變得「更強而有力了，使僑居在大馬士革的猶太人驚惶失措，因爲他指證耶穌就是默西亞」（宗九23）。他在那兒待了三年（迦一18）。

最後，保祿還是被迫離開了那裏。要是猶太人的方法得逞的話很可能就殺了保祿：他們串通好了地方的首長納巴泰王阿勒達四世（*Aretas IV*），緊閉大馬士革的城門防止保祿脫逃，然後進城去抓他。幸好有教友們的幫助，在夜間把他用籃子從窗口沿著城牆繫下，才逃得性命。（格後十一33；宗九23-25）關於這次事件我們可以推測出大概是發生在西元三十七年到四十年之間。因爲在羅馬皇帝提庇留（*Tiberius*）——

阿勒泰王的死敵——當政時，是決不容許在大馬士革有納巴泰派者活動的，而提庇留歿於西元三十七年，阿勒達則卒於四十年。

保祿在離開了大馬士革之後便前往耶路撒冷而行（宗九26~29；迦一18）。在那兒，自然一開始也受到許多基督信友的猜疑。對他們來說一個往日的死敵竟成了他們中的一份子實在是難以相信的。但巴爾納伯（Barnabas）——耶城教會的要人，後為保祿傳教的伙伴——却接納了他，相信他皈依的誠意，並說服了其他信友。再一次的，保祿在耶路撒冷活躍於傳教工作和展開辯論，特別是和一些希臘化的猶太人。同樣地，這又給他帶來生命的危險，結果他便逃往他的家鄉基里基雅（Gileia）去了（宗九30；迦一21）。

在塔爾索和安提約基雅的使徒工作

保祿在塔爾索待了好幾年，雖然我們並沒有他在那兒活動情形的資料，但以我們對保祿的認識這是不難想像得出的。他的活動不外乎是些傳教工作和為信仰作辯護；像保祿這樣意志堅強的人要是沒有這些活動才是令人驚奇的呢！不過大多數的

時間，保祿很可能是在爲擺在他面前更艱鉅的使命做準備工作的。他把從宗徒伯多祿雅各伯處和自己因聖寵而得的啓示仔細咀嚼，並從這些真理中汲出最深刻的含意來。在他後來的書信中證明了他這項準備的工夫。

在這同時，福音的傳播已在猶太和其他更偏遠地區迅速地展開。我們再一次聽到保祿的消息是關於敘利亞省安提約基雅的教會事；在那兒歸化的信友除了猶太人外還包括了所謂「外邦人」的希臘人。巴爾納伯正是那時耶路撒冷教會派在那兒的代表，他請了保祿從塔爾索來到這裏展開了更進一步的傳教工作；保祿在此待了一年。（宗十一19-26）這一次向外邦基督徒傳教的工作便是保祿後來成爲外邦人宗徒的預兆。路加在宗徒大事錄中適切地寫著：「在安提約基雅最先稱門徒爲『基督信友』」，這個名銜本是外邦人加給信友的，猶太人從來不用，在這裏便暗示著藉着保祿的努力，聖教會即將擔起一份新的重要性。

在這裏我們得到另一項保祿生平年代的資料。他在安提約基雅的停留後期，羅馬帝國各處發生饑荒，他和巴爾納伯被派至耶路撒冷送救濟物資給住在猶大的弟兄（宗十二27-30）。宗徒大事錄上記著這次饑荒是喀勞狄在位時發生的，故此是西元

四十一年以後的事。同時猶太歷史學者 Flavius Josephus 指出在巴勒斯坦的饑荒是發生在地方官 Gaspianus Fatus 和 Tibianus Alexander 執政時，也就是在西元四十四到四十五年間。故此我們可推出在這段時期內保祿第二次回到了耶路撒冷，這在他自己的書信中並未提及。不久，他和巴爾納伯又回到了安提約基雅，並帶著一位年青人同行，這就是初期教會習稱為馬爾谷的若望，是巴爾納伯的表弟（宗十二 25）。

初次出外傳教

現在，保祿的傳教心火熾熱，他和巴爾納伯便開始了他第一次出外的傳教工作。從這兒起，宗徒大事錄也把全部的篇幅來記載這位偉大使徒的傳教活動了。

習慣上，我們根據宗徒大事錄把保祿的傳教生涯分成三次的出外傳教，而最後（終止於）一次往羅馬的旅行；自然我們曉得保祿的活動不可能是一次接著一次不斷的旅程，他必然該有一固定的工作據點以供一段行程結束後的休息、準備之用。可是這時的保祿只熱切地希望把救恩的訊息帶給更多新的人群、新的地區，所以他

只在漫遊中隨處作一停留休息而已，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據點。他曾不止一次的爲了一些臨時的故事而在同一路線上來回奔波著；在保祿來講，這些並不是旅程的往返而已，却是爲了每次有特殊理由的。他今後註定是要爲福音的傳播作永無休止的旅行。從保祿的工作裏，路加看到了整個基督教會活動的遠景：「直到地球的終極」
(宗一八)。

記載在宗徒大事錄十三—十四章，我們稱爲保祿第一次出外傳教的是在西元四十五—四十九年間。比起保祿後期的成就來看這僅是一個小小的開始；路加用這樣的記載也顯示著使徒的才幹和教會的建立一樣是不斷在發展著的。一開始，領導人顯然是巴爾納伯，在安提約基雅教會的領導者名單中巴爾納伯居於首位，保祿是在末尾的(宗十三)；而他們旅程的第一站便是塞浦路斯——巴爾納伯的故鄉。但是在這次旅程結束後，無疑地，保祿已是這傳播福音工作精神的公認領導人物了。從這時起，路加也開始用他羅馬的名字保祿來稱呼他了；在這以前都是喚他掃祿的。這並不是說保祿到那時才改變了姓名，像許多舊日及現代的猶太人一樣，保祿一生下來就有一個純猶太人的名字，這是按他本雅明族的老祖先，以色列第一

個國王的名而取的；此外，在接觸到外邦世界時，再依原來姓名的譯意或譯音另取一名便成。現在保祿既然已顯示出成爲教會在外邦人中的代表，於是路加使用了這個沿用至今的名字來稱呼他了。

保祿和巴爾納伯在塞浦路斯的活動除了遇到一個羅馬總督色爾爵保祿的顧問名叫巴爾耶穌的外，其餘並沒有什麼記載。他們從東到西，橫過了這小島，在各處會堂之中宣講天主的聖道。顯然的，他們的宣講頗爲成功，連總督也受了感動，而因此遭到厄呂瑪（巴爾耶穌的希臘譯名）的干涉。路加以「總督看見發生的事就信了，很驚訝主的道理」（宗十三12）來結束這段插曲。關於那總督是否眞作了基督徒我們並不清楚，但這是很可能的，因爲那時在羅馬帝國猶太教還是個合法的宗教的，而基督教會則被大多數人認爲是猶太教的一支派罷了。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藏有一段來自塞浦路斯的希臘文字記載，在喀勞狄皇帝在位時有任總督叫昆塔斯色爾爵的（名字的其餘部份缺失了）；有些人認爲他就是色爾爵保祿；但在現存的當時各種文件或文學作品裏卻都沒有任何有關這人的資料。

在小亞細亞的使徒工作

後來保祿和隨行的人從塞浦路斯乘船來到鄰近的小亞細亞，在旁非里雅的培爾革上岸。他們顯然並沒有在那兒久留，很快的就計劃前往北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去了。這時候，馬爾谷卻離開他們，回了耶路撒冷。從宗十五38中我們曉得他是不願保祿的反對而離開的；前人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馬爾谷對於保祿此次雄心十足的旅行計劃勇氣還不够之故，實際其中可能有許多我們不曉得的理由存在。許多人相信保祿書信中致迦拉達人書就是寫給安提約基雅以及這次旅程中所經依科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諸城的教友的；在這：四：13中我們得知保祿在培爾革身患重病之後，於是儘快趕往安提約基雅。所以引起馬爾谷離去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保祿改變了原有的計劃。

在安提約基雅和依科尼雍保祿都只待了一段不長的時間，這也是可預料的。在安提約基雅，他對猶太人宣講了一週之後，保祿今後傳教的方向擬定了。對會堂中猶太人的拒絕福音，保祿和巴爾納伯說出了下面幾句令人難忘的話：「天主的

聖道本來先應講給你們聽，但因你們拒而不受，並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宗十三46）。最後在安提約基雅和依科尼雅，有敵意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說服了當地首長把他們逐出；但他們在那兒傳教工作的成功還是不可輕視的。

在依科尼雅，保祿有段和帖克拉的傳奇故事，這對一些教父和中世紀的人是很熟悉的，雖然這段傳奇在歷史上並沒有什麼根據，但其中有些細節可能是有所本的。特別是其中對保祿不雅的描述，倒真是個目擊者的真實記載，而不像是後來作家基於對宗教的熱忱而虛構的。這記載是這樣的：「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具有疏鬆的頭髮，一雙向外彎的腿，有一對大眼、雙眉緊湊和一個頗長的鼻子。」這大概是保祿在四十出頭時的寫照。

在這次旅程的最後一站，呂考尼雅的呂斯特辣和德爾貝，保祿和巴爾納伯首次來到一個純粹是外教的地方。雖然他們先已將傳教的對象轉向外邦人，但在這以前他們都是藉會堂來作傳教地點的；在那兒所接觸的外邦人至少對猶太人的一神教義和道德教訓都稍有了解。在呂斯特辣，他們起初竟然被人當作神仙，致使保祿不得

不從最基本的教理講起（宗十四10-17）。但顯然過了一段期間後，在安提約基雅和依科尼雅猶太人便尾隨而至，而將他們非法逐出，還差一點殺害了他們。

出德爾貝後保祿和巴爾納伯却舊地重遊。他們無視於其敵人的存在而重返了小亞細亞諸城。宗十四21中指出這些新教友們已在遭受迫害了，但保祿認為這對教會來說是很正常的。他們從鄰近培爾革的阿塔助雅乘船回到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向那裏的教會報告他們容納外邦人的傳教方針與所獲得的成功。這一次他們旅行了有一千二百英里左右。

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

宗徒大事錄的寫作，路加主要是採主題式的記載而非編年式的，故此我們常對某些事情的發生先後次序不能確定。許多註解家指證在宗十五1-35記載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實際就是保祿自己在迦二1-10中所記的那次耶路撒冷之行，這是他歸化後十四年的事。但是這兩段敘述的觀點很不同，在保祿這只是他自己對於傳福音給外邦人之個人看法；而割損與否等事在另一記載中則似乎有待商榷。（在

這裏順便要提的是大多數註解家判定宗徒大事錄十五章中的事情並非一單獨事件，而是作者把耶路撒冷教會歷史裏好幾次相同的事情組合而成的。）這些事情應是在紀元四十九年或五十年發生的。

保祿向外邦人傳教政策——歸化的外邦人不需行割損禮和遵守梅瑟的法律，並非猶太人基督徒都滿意的事。在此我們該了解他們這種對法律關切一定有些道理（雖然保祿曾說過他們之中有一些「假弟兄」）。因為長久以來，猶太法律已成爲猶太人對付外教世界最好的防禦措施了。如果教會像外邦人一樣地不要法律，那麼爲法律所要求的高尚道德標準是否仍能保存？同時我們能否將法律分解，從其中挑選決定哪條仍應遵守？凡此種種都是初期教會所遭遇到的難題，非藉著聖神的指引是無法決定的。

保祿的態度

至於保祿的態度卻是十分地清楚，結果也是他的智慧勝利了；這使教會日後永遠受益無窮。要是基督教會一直依附在猶太教義上的話，那麼也就不會有今日實

質上的大公教會了。猶太教義中雖然具有天主振奮人心的教訓和很高的道德規範——這些一直是爲外邦人中具有高貴心靈的人所歌羨的，但由於猶太法律中所嚴格規定的飲食及各種儀式的指令，使外邦人感覺到這等於作異國民族而拒絕履行，所以那許多優點也就被限制住了。故此任何一個實際改革的計劃都會要求教會和猶太法律的分離。再者，天主的救恩並非由於法律，而完全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大功而成就的；至於法律，保祿後來僅形容其爲基督的前驅而已。這在保祿書信中是他道理的一大基礎。宗徒大事錄中這段道理由伯多祿的嘴說出：「你們爲什麼試探上主，在門徒的頸項上放上連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負荷的軛呢？但是我們信我們的得救，是藉著主耶穌的恩寵，正和他們一樣」（十五 10 11）。

當這個問題開始在安提約基雅提出後，便轉向耶路撒冷教會當局尋求權威性的解決。最後所作的決議便等於基督教會脫離猶太教義的束縛而獨立；關於這個決定的重要性是難以估計的。在宗十五 20 28 中指出雅各伯宗徒建議在安提約基雅、敘利亞和基里基亞的外邦教友們至少遵守肋十七 8 13；十八 5 26 中的規定；因爲那些地區有很多的猶太人，如此則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衝突。這看法並非

反對會議決定，而是一項並不需犧牲什麼原則的實際辦法。事實上舊約肋未記上的規定早已不祇是猶太人自己遵行的法律，就連住在他們中的外邦人也是一樣要守的。迦二10中，保祿寫著耶路撒冷教會當局要求他：「常念及貧人，而這事我已盡力以赴了」，在這裏的窮人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教會。在保祿的好幾封書信中我們看到他要求他所建立教會中的外邦教友們慷慨奉獻，為救濟耶路撒冷教會之用。這件實際的善舉就是為了強調教會最重要的統一性；雖然外邦人和猶太人基督信友間有不同的習慣及對梅瑟法律有不同的態度，但這些都是次要的。

因此這問題得到了原則上的解決，保祿已可自由地向外邦人傳佈福音而不需遵守一些過時的規定，但是這問題實際上的解決卻拖了好些年之久。保祿書信中亦時常提到一些「習猶太法律者」活躍於各地初期的基督教會；自然他們中有許多是出自善意而為，但是保祿的責任卻是在指出他們的觀念最後將使耶穌失去他救世主的名號的。實際上他們雖然也是基督信友，但是在長久法律的薰陶下他們已是很難去調整他們的觀念了。會議結束後，保祿在迦廿11、14中也提到甚至是聖伯多祿宗徒在訪問安提約基雅時，仍未能拋掉他隨行猶太人的觀念，因此保祿為著伯多祿對

待外邦教友的曖昧態度而斥責了他。最後保祿作了如下的結論：「如果成義是賴著法律，那麼，基督就白白地死了」（迦廿21）。

第二次出外傳教

在慈母教會的贊同之下，保祿很快地從安提約基雅又開始了第二次的使命。他原來的計劃是沿著第一次旅程的路線行去。但當他向巴爾納伯提出時，他倆却爲了馬爾谷的隨行而意見不合，巴爾納伯是支持他表弟這邊的。結果保祿就因此改變了他的計劃（宗十五36~41）。巴爾納伯和馬爾谷往塞浦路斯而行，此後在宗徒大事錄中我們就再也沒聽到他們的消息了。保祿這次却沿陸路而行，首先到達了上次旅程中最後去的兩個城市——呂斯特辣和德爾貝。保祿帶了息拉同行，他是耶路撒冷教會派往安提約基雅的要人之一。後來會談到息拉和保祿一樣也是羅馬公民，這大約是保祿選他的理由。在呂斯特辣，保祿又吸收了一名門徒弟茂德（宗十六1~3），這是註定要成爲保祿最心愛的弟子及最主要的合作者的；幾乎在保祿所有的書信中都曾提到他的名字。保祿還給弟茂德行了割損禮；這只是爲了他在猶太人中傳教的

方便而已，並不是對基督信友要守梅瑟法律的讓步。因為猶太人如曉得弟茂德的母親是猶太人而他沒受割損禮的話，會把他當成極可恨的叛徒的。

關於保祿在小亞細亞其餘的行踪有許多爭論之處。路加是這樣記載的：「他們經過夫黎基雅和迦拉達地區」（宗十六6），如果迦拉達指的是羅馬行省的名字，那正是他們當時所在的德爾貝、呂斯特辣和依科尼雍等地。如果那指的是較古時候的迦拉達地區的話，那保祿他們就往北面和東面作了更廣泛的活動了；我們對此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在此路加又寫著：「聖神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顯然地，保祿是想前往羅馬行省在亞細亞的省城厄弗所去的；這在保祿的傳教熱忱來說是個很自然的目標，事實上他最後在那兒建立了繁盛的教會。但在那時，爲了某種理由（我們並不清楚），保祿未被允許前往。同時聖神也禁止他們進入位於小亞細亞北方的彼提尼雅。最後他們來到了特洛阿，在小亞細亞的西北海邊上。至於他們所行的路線我們不完全清楚。（宗十六7-8）

進入歐洲

在特洛阿，保祿便做了那有名的夢。他夢見一個馬其頓人站著請求他過去幫助他們（宗十六9-10），這開始了教會歷史上另一有決定性的階段。保祿在這次神視中，覺察到天主的意旨，於是他便決定「將福音傳進歐洲」。

從宗十六10起，書中用了「我們」這複數第一人稱來敘述使徒們的行程，由此可知宗徒大事錄的作者路加從這時起，也成了保祿的旅伴。但這也可能是路加根據一些保祿隨行人員的眼見記載而寫成的；不過我們從別處得知路加確實是保祿的隨行弟子之一。由於宗徒大事錄中對於在斐理伯的傳教工作描述得如此詳盡（十六11-40），所以有些人認為保祿在特洛阿所遇見的馬其頓人實際就是路加本人（不管怎麼說，他看來也是個外邦人）。也或許從他那兒，保祿最先得到前往馬其頓的建議的。

在斐理伯

斐理伯是馬其頓的首府，由後來保祿致斐理伯人那封溫和書信中，可看出它是保

祿最喜歡的教會之一。保祿在傳教時一直還是忠於先傳給猶太人這個原則，所以在斐理伯他先開始在猶太人的祈禱所中宣講。斐理伯的猶太人顯然是太窮或太少了，以致連個會堂也沒有；不過外邦人中也會有批好人為猶太教義所吸引而敬畏上主。其中有位名叫里狄雅的女人，「是提雅提辣城賣紫紅布的」，家境似乎頗為富裕。她接受了保祿的洗禮並強邀使徒們到她家住下。無疑地，藉著她的幫忙，保祿在那兒對外邦人的宣講順利多了。

原來一直受猶太人迫害的保祿，在斐理伯却以勸人信猶太教的罪名被捕，這實在是件悲哀性的諷刺。猶太教原是為羅馬法律所允許的宗教，但却不許在羅馬公民中宣講它。斐理伯人自然也分不出猶太教和基督的教會來，只把後者當成前者的一支派而已。不管怎樣，宗徒大事錄中指出這回對保祿和息拉的控訴是事後想出的；他們實在是是一個很卑鄙的理由所陷害的：因為保祿為一個附魔的女子驅了魔，而她的主人因此失去了獲利的指望才控訴保祿的。

保祿這次在斐理伯為誹謗者陷害下獄，也是他第一次求助於他身為羅馬公民的特權。因為要滿足群眾狂熱的要求，當地官長會將保祿和息拉用棍毆打。但是對享

有羅馬公民權的人非法加以行刑、下獄是件很嚴重的罪行，很可能使這些官長們丟職或送命的。所以當他們發現保祿並非像一般巡迴的猶太傳教師一樣可以隨意打發而不需負責時，他們都驚恐得發抖了。不過保祿還是答應了他們惶恐的請求，帶著勝利的心情離開了斐理伯而沒有提出反控。宗徒大事錄中對於保祿在馬其頓活動的記述也只偏重幾個較動人的場面，自然沒有把在斐理伯所有的活動情形寫下來。我們從保祿的致斐理伯人書中可以看出他在那兒傳教是非常成功的。

在得撒洛尼

從斐理伯，使徒們選了橫貫馬其頓的艾格納遜 (Egnatian Way) 羅馬國道，經過安非頗里和阿頗羅尼亞來到得撒洛尼。在得撒洛尼，相同的情形又發生了：保祿先在猶太人的會堂宣講了基督的道理，然後就引起了些猶太人的反對而將他們趕出了得撒洛尼。

不過，在這事發生以前，得撒洛尼的教會已建立起來了。這在保祿的傳教工作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因為得撒洛尼在那時已是希臘的第二大城。保祿在一位猶太

教友雅松的家中成立了活動的中心，後來那兒也就成了得撒洛尼的第一所教堂；在那兒聚集了「許多敬畏天主的人和希臘人，以及不少的顯貴婦女」（宗十七4）。從保祿致得撒洛尼人書中也顯示在猶太人煽動起群眾之前，他傳福音的工作已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所謂「民主」的得撒洛尼，這種煽動群眾活動的事通常是很容易的；人們很容易把事政治化，使保祿等被迫暫時離開那裏。

他們退出得撒洛尼後往西南而行，來到一個馬其頓古城貝洛雅；這城現在仍然存在，叫佛瑞亞。在這兒的猶太人却出乎意料的開明，全心接受了保祿的教訓，同時還引進不少外邦人（宗十七10-12）。雖然到後來他們在貝洛雅還是起了麻煩，但這却是從得撒洛尼來的猶太人所引起的，而非貝洛雅當地的人。

根據宗徒大事錄十七章十三-十五節所記：「得撒洛尼的猶太人一知道保祿在貝洛雅也傳開了天主的聖道，就到那裏煽動擾亂群眾。弟兄們遂立即打發保祿往海邊去；息拉和弟茂德仍留在貝洛雅。送保祿的人領他一直到了雅典；他們領了保祿的命令，叫息拉和弟茂德趕快來到他那裏，以後就走了。」

在雅典

從得前三 1，2 我們得知弟茂德在雅典會合了保祿，不過後來又作爲帶信者被保祿派遣回得撒洛尼。在宗十八 5 中我們看到息拉和弟茂德再一次和保祿在格林多聚首了。從宗徒大事錄中，一般人認爲保祿是乘船前往雅典，但他也可能沿著海岸取陸路而去的。

宗徒大事錄頗爲注意保祿在雅典的活動（宗十七 16-34）。因爲在這兒，保祿首次來到純希臘的地方；以往像希臘化的馬其頓還是被希臘人看成半開化地區。雅典，這希臘文化的發源地，藉著亞歷山大大帝將其文化傳至了世界各處。在那時它仍是文明世界文化哲學思想的中心，爲羅馬人所崇敬的城市是整個帝國的文化城。羅馬人雖爲其政治上的主人，但却是它智識上的弟子。在這兒，基督信仰和外部思想之源相會了。

保祿在此地傳福音的宣講中遇到了一種新的反應，不是憎恨，不是迫害，也不是接受，而只是一種全然無所謂的態度。當時流行一時的新柏拉圖（New-Platonism）

主義哲學使雅典人以為一些保祿宣講的主題，如復活之類的事是十分粗淺的思想。在不多年以後教會的教父時期 (Patristic age) 才將希臘哲學和聖經中的啓示加以結合。在宗徒大事錄中無疑地可看出保祿認為他在雅典的工作、大部應算失敗；不過那時他還有別的憂慮，主要是由弟茂德處得到有關得撒洛尼教會被迫害的消息所引起的；總之當保祿決定往鄰近的格林多城去時，他必然是有幾分氣餒的。

在格林多

當保祿剛到格林多時，這城市並沒什麼跡象顯示它後來會成爲初期教會的重要教會；如果說，雅典是代表著外邦文明中好的一面，那麼格林多就差不多是最壞的代表了。這是一個富足、具世界性、商業性的城市，雖然它已是徹底羅馬化了，但自古它就沿襲了一個不好的名聲；在字眼上，「格林多的」實際上就是「不道德的」同義語。不管怎樣，宗徒大事錄記載了保祿在那兒工作成功的部份情形，(宗十八 1~11) 這在後來的書信中也證實了這點。雖然在這裡保祿對猶太人所用的苦心大都是白費了，但這裡猶太人區的猶太會堂長却信了，此外「還有許多格林多人聽

了道而相信，也領了洗。」

這次格林多之行的敘述，給讀者又提供保祿兩個年代上的資料。當保祿抵達那裏時，「他遇見了一個猶太人，名叫阿桂拉，原籍本都，他同妻子普黎史拉最近從意大利來，因為喀勞狄會命所有的猶太人都離開羅馬」（宗十八2）。據羅馬歷史家修東尼斯 Suetonius 的記載，這次放逐發生在西元四十九年到五十年之間，故此保祿抵達格林多大約是在西元五十年至五十一年間。同時這個猜測又由另一事件來證實：宗十八12中提到當時羅馬行省阿哈雅的總督名叫加里雍，他是哲學家辛尼加 Seneca 的兄弟和詩人路肯 Lucan 的叔父。在西元一九〇五年時，在德爾費 Delphi 發現了一項石刻，證實了加里雍是在西元五十一至五十二年間當總督的。

致得撒洛尼人書

保祿的著作生涯也是此時在格林多開始的。在那時，保祿會合了從馬其頓起來的息拉和弟茂德。從弟茂德口中保祿得到自己迫切等待的有關得撒洛尼教會信友們的消息。於是在西元五十一到五十二年，保祿寫了他第一封收入新約的書信——

得撒洛尼前書。但無疑地，後書也是在這同時期中寫的；那差不多是幾個月以後的事。

約在五十二年春，冬天已過，海運已開，保祿回到了耶路撒冷和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中途還在厄弗所逗留了一下。（宗十八18-23）

第三次出外傳教

我們在前面提過，將保祿的傳教生涯劃分成一次次的旅程是有些人爲化的；這從仔細閱讀宗徒大事錄便可以看出（宗十八23）。保祿匆匆忙忙地從格林多趕回耶路撒冷去實際上是爲了完成一個誓願。他在耶路撒冷和安提約基雅的停留也都是很短暫的，因爲他已不把它們看成什麼活動的基地。而只是他趕回厄弗所去的幾個中途站而已；他已答應在厄弗所和阿桂拉夫婦會面的。從另一方面來看，保祿在格林多待了一年半左右，在厄弗所他還停留了兩整年呢！

在厄弗所，致迦拉達人書

雖然宗徒大事錄中以頗長的篇幅記載了保祿的厄弗所之行（宗十八24～十九40），但其中細節處却寫得不多。厄弗所是小亞細亞的首城，原先是保祿在第二次行程首先要去的地方。自從教會逐漸在小亞細亞地區興盛起來後，保祿很可能把厄弗所看成比不便的安提約基雅更重要的活動中心了；從這裏，「凡住在亞細亞的人，都聽見了主的道理，猶太人希臘人都有」（宗十九10）。大約是在厄弗所停留的兩年中，保祿已將福音東傳至哥羅森和呂古斯 *Lycus* 地區；從後來他致哥羅森人書中，我們得知在哥羅森、耶辣頗里 *Hierapolis* 和勞狄刻雅 *Laodicea* 的教會也已興起。此外在特洛亞的傳教工作也是此時進行的。（宗廿5～12）另一方面，保祿在來厄弗所的路上重新經過了他第一次出外傳教時工作的諸城，包括德爾貝，依科尼雍和庇息底的安提約基雅等，這些地區都是以厄弗所為中心的；保祿在各地重新「堅固了門徒的心」（宗十八23）。同時在厄弗所，保祿又寫了致迦拉達各地的書信，加強他們對付猶太化主張的信心和力量。從這些種種的原因，宗徒大事錄的作者看出教

會向西方的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而對厄弗所城特別加以重視。

致格林多人前書

在厄弗所，保祿認識了一位在格林多很活躍的教友傳教士阿頗羅，他是被阿桂拉和普黎史拉派往厄弗所的。由於阿頗羅在格林多的傳教工作，部份促使了保祿此時在厄弗所寫的致格林多前書；因為從那兒保祿聽到格城教會內發生黨派的紛爭；而影響到了教會的統一。

宗徒大事錄裏提到了一些保祿在厄弗所傳教所引起的爭端，所謂厄弗所人的阿爾特米事件，那是有名的厄弗所女神。（宗十九23-40）雖然這事件十分的戲劇化，但却沒有迫使保祿的離去，因這時保祿的神視已使他的傳教領域更爲擴展，而能不受任何反對者的影響了（宗十九21）。但是我們可以看出：路加爲了要加強我們對保祿在那兒傳教成功的印象，他在宗徒大事錄中省略了許多保祿在厄弗所遭受迫害的事實。但保祿自己在其書信格前十六9中說「許多敵對的人」在厄弗所反對他，並說他「在厄弗所與野獸搏鬥」著（十五32）稍後他在致羅馬人書中也提到普黎斯

加和阿桂拉在厄弗所爲救他「置自己的頸項於度外」（羅十六4）。但是這些指的不可能是阿爾特米事件，因爲這件事情是發生於保祿在厄弗所停留的後期，同時保祿也並沒有直接地被糾纏進去。所以，許多現代的學者們很自然地都認爲保祿在厄弗所的經歷，要比宗徒大事錄中所記的變故多些；尤其是可能他在那兒還被囚禁了一段時候。

致斐理伯人書

說保祿這次被囚，因他在格後十一23中說自己多次下獄（這自然比宗徒大事錄中提到的幾次爲多），而且保祿的致斐理伯人書，似乎就是在這段時期中在監禁中寫的。因爲從用語和思想方面來看，它像這一期的書信，不同於保祿後來在羅馬被禁時所寫的其他三封「獄中書信」（厄弗所書、哥羅森書、費肋孟書）。當保祿心愛的斐理伯教會聽到他的不幸消息時，他們給了他許多幫助和安慰；爲了答謝，保祿寫了這封信並表示不久將要回去看他們，同時還派遣弟茂德爲其特使（斐二19-24；宗十九21，22）。

同時還有些聖經學家認為保祿停留厄弗所的時期中，他還由水路拜訪了格林多一趟；因這假設對於格林多前後二書不符之處的解釋似乎有其必要。不論如何，大家公認宗徒大事錄中對保祿事蹟的記載是不完整的。因為宗徒大事錄的作者對其材料的選擇偏重於整個教會發展的概況，而不是在為保祿作一完整的傳記。

致格林多人後書

在格林多後書中對於保祿在離開厄弗所後的行程，比起宗廿二1來有更詳盡的記載。經過了厄弗所人的阿爾特米事件後，保祿來到了特洛阿；在那兒他原準備和一位早在耶路撒冷宗徒會議時曾隨行的弟子弟鐸會面的（迦二1），同時想得知一些格林多教會的現況。由於保祿心細，他先已決定不直接去格林多，而在此等他前一封訓誡格林多人書信效果的報告。但在特洛阿，他並未等到弟鐸，於是他進入馬其頓重訪斐理伯。在那兒，弟鐸找到了他，同時帶來了好的消息，於是格林多後書便在此地寫成了。

致羅馬人書

至於保祿在馬其頓停留時間的長短，我們並不清楚。有些人由羅十五19中推斷保祿並不甘心僅僅重訪斐理伯、得撒洛尼、和貝洛亞各教會而已，此外他還繼續了他的傳教活動直達亞得里亞境內。從馬其頓他最後到達了格林多並在那兒待了三個月，這是因為他準備乘船往敘利亞而恰逢冬天航行不便之故（宗廿2-3）。從我們現有不太確定的保祿年譜看來，這事發生在西元五十七—五十八年的冬天。同樣地我們並未得知任何有關保祿在格林多的活動，不過他的致羅馬人書却無疑地是此時此地所寫的。這封書信和保祿其餘所寫的幾封都不一樣，這是他首次寫給一個既非他所建立又非他以前曾去過的教會——羅馬教會，雖然這是他當時的目標（宗十九21）。同時這封書信還有個異於其餘諸信之處，就是它的寫成並非導源於保祿的傳教工作，而可看成是保祿把致迦拉達人書中一些主題加以擴展而成的。

宗徒大事錄中其餘有關保祿第三次出外傳教的記載，對於初期教會發展的歷史上有不少價值，但對保祿却相對地所提無幾。在西元五十八年的春天，保祿發覺了

一些猶太人在設計陷害他（實際情形不明），於是他改變了他航返敘利亞的計劃，和一群隨從經過馬其頓前往特洛阿（宗廿三～六）。保祿先在斐理伯過了逾越節（Paschover）後，然後抵達特洛阿住了七天，現在這裡已有基督徒組織（宗廿七～十二）。從特洛阿，保祿沿著海岸航行，經過了不少地方，但他爲了要在五旬節前趕到耶路撒冷，故此都沒有耽擱太久（宗廿十三～十六）。從保祿的書信中，我們得知他趕回耶路撒冷的原因是爲了實現一個他早期的允諾：將他在馬其頓和阿哈雅教會所捐募來的物品帶給耶路撒冷教會的窮人們（迦廿十）。

雖然保祿的時間不多，但對於厄弗所城他是絕不會完全不聞不問。他從鄰近的米叻托派人到厄弗所請教會的長老來，對他們他發表了一篇很感動人的演說，這也是宗徒大事錄中特別歸於保祿個人的幾篇演說之一。在演講中，保祿預言了在耶路撒冷將遭受猶太人的難爲（宗廿七～卅八），但他悲觀的以爲他們將不得再見面，由保祿後來的「牧函」中則知其並未實現。

在剩下的路程裏，使徒們沿著腓尼基人慣用的商業航線而行（宗廿一～一六）。在提洛和凱撒勒雅保祿曾兩次遭到警告，說他將在耶路撒冷會找來麻煩。所

以我們可以想像保祿和他的隨行者是懷著怎樣一個沈重的心情重返聖域的，或許這是保祿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呢！

在巴勒斯坦被囚

有關保祿在巴勒斯坦被捕及下獄的情形宗徒大事錄廿一17-廿七32中有詳盡的記載，保祿自己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所有的預感和猜測都實現了。

自然當時耶路撒冷的教會還是猶太籍基督徒的天下，他們一直遵守著梅瑟的法律；事實上，保祿在他個人的生活裏也同樣地遵守法律。因為保祿所主張猶太人和外邦人在救恩地位上的平等和梅瑟法不相干，並不代表著他對梅瑟法輕視；相反的他是一直很尊重梅瑟法。同時保祿也沒有提倡要猶太人放棄對法律的遵行，因這實在是猶太民族人種傳統的文化呢！所以當耶路撒冷的基督信友要保祿向公眾表明他也遵守梅瑟法，以平息謠言時，保祿欣然答應了，因為這對保祿本身的原則並無違背之處。

但這個計劃結果失敗了，不過大約失敗了也不是壞事。因為在一般耶路撒冷猶

大教友中，他們也常去聖殿，其行爲也和其他猶太人無異，故此人們很容易認爲教會只不過是猶太教的另一支派而已。在猶太教中由於教義的分歧已形成了許多公認的派別，一般人不注意的眼中是不會看出教會和猶太教之間有何不同的。在這種情形下，猶太基督信友們甚至把他們特殊的信仰也以同樣眼光看待；而保祿的工作，無論是爲猶太人或外邦人，終於會使這種混淆成爲不可能。在他以基督救恩爲中心的教訓中，無疑地可看出保祿對基督教會的看法，絕不只是對猶太教的另一種解釋，而是教會已經完全替代了猶太教。

然而他的敵人却認爲這是種叛逆的行爲，想找藉口來陷害保祿。於是他們誣告保祿曾領了希臘人們進入聖殿，褻瀆了聖地；這罪名是爲羅馬執政當局所承認而可處以死刑的。在這裏我們可再度理會到保祿這批無法和解的敵人就是一些希臘化的猶太人（宗廿七）。他們煽動起了一次騷亂而乘機將保祿逮捕，交給羅馬士兵。但幸虧保祿羅馬公民的身份，免除了一頓任意的毒打。要按照羅馬兵士的方式，他們是會不分青紅皂白先打一頓然後才詢問事情的是非的。

解往凱撒勒雅

在初次被猶太人公議會審問時，保祿聰明地離開了到場的人而造成混亂，使得他們的陰謀沒有成功，反而暴露了他們陷害保祿的真正原因。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羅馬千夫長 (Tribune) 爲了避免那群猶太人自求解決，於是將保祿秘密地帶往凱撒勒雅去了。在那兒，羅馬總督安東尼斯·斐理斯再次的讓保祿在猶太人前接受控訴，但也再一次的沒有結果。

於是在凱撒勒雅保祿開始了一段爲期約五年的囚犯生涯，他的傳教旅行到此臨時告一結束；不過作爲一個犯人，他還是有不少自由的，譬如和朋友們聯絡、被訪等。可是斐里斯總督却是個毫無道德的投機主義者。他從自己長期在巴勒斯坦的經驗裏明曉得他們對保祿的控訴是不成立的；但貪慾的天性和爲了討好猶太權威人士，他仍然將保祿一直留在獄中，不肯釋放。他是在西元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間當總督的。

當斐里斯在西元六十年被尼祿王免職後，代他而來的是頗爾基約·斐斯托。斐

斯托倒是個誠實正直的人，這在歷任巴勒斯坦的總督中是少有的；但是他卻沒有經驗。那時候，保祿的敵人們還沒忘了他，竟想利用新總督的天真來陷害保祿。他們的計謀是設法將保祿解往耶路撒冷，然後在半路上埋伏攻擊置保祿於死地。而斐斯托倒是一點也不知情，他剛上任爲了要博取猶太領導階層的好感，使他在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涯能够成功的緣故，他欣然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於是他要保祿前往耶路撒冷接受公議會的審問，並真願意自己在場來保證審判的公正。但是保祿却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旦離開了凱撒勒雅，他的安全就難以保障了，同時他已被斐里斯非法監禁了三年（正式的控訴和審判規定是在兩年內的），他實在不願意因著斐斯托的無知被利用造成了他的敵人對付他的機會。

這個時候，保祿只有一個辦法可想，那就是利用他羅馬公民身份的特權向凱撒上訴，促使他離開巴勒斯坦，同時也躲過這場災難。於是在一場與黑落德·阿格黎帕王二世的辯護之後（宗廿五13）廿六32），保祿便離開了聖地，可能終其一生再也不回來了。

羅馬之行

宗徒大事錄中有關保祿前往羅馬那段生動的敘述，是以第一人稱複數「我們」來講述的，這原來很可能是路加自己同行或其他保祿的隨行人員所記載的。其中包含了同時代的作品中唯一實際描寫海上航行種種危險的記錄，是宗徒大事錄中最引人入勝的段落之一（宗廿七、廿八）。

隨同一群解往羅馬的犯人，保祿在凱撒勒雅被交付給一位百夫長（Centurion），乘船前往亞細亞。在漆冬停留時，保祿被允上岸，到他朋友那裏接受照應；這或顯示保祿曾感染了疾病。從漆冬，他們沿著塞浦路斯背風的海面航行，橫渡基里基雅和旁非里雅一帶的海面，到達了里基雅的米辣，它位於小亞細亞的最南端。在那裏，他們換了一艘由亞歷山大里亞開往義大利的船。由於風的影響，他們多日緩慢航行，僅到了西面的克尼多，同時也無法靠岸。於是他們復向南駛，沿著克里特背風的海面航行，方才來到一個名叫良港的地方勉強靠了岸。

這時季節已是九月中旬以後了，九月以後，在地中海內常發生風暴，航行很是

危險。所以保祿就勸告百夫長在良港過冬，免遭危險；但因良港地方不適於過冬，大多數人便決定前往腓尼斯更好的港口去。於是他們就啓錨沿著克里特航行，準備前往腓尼斯。不料半路上，果然遇到一種稱爲「東北風」的颶風吹來，把他們吹向汪洋大海之中，整整兩個星期，他們在大海中任意漂流著，毫無自主能力；最後他們終於在默里達島沿岸翻了船，爬上了陸地。

在默里達度過了冬天，他們又搭上了另一艘亞歷山大里亞船前行。在西西里的息辣谷撒停了三天，沿著海岸上行至勒基雅——義大利島皮靴的頂端。兩天後，因順風很快便到了頗提約里，這是羅馬主要的港口之一。在那裏，保祿遇見了屬於羅馬教會的教友們，因著他們，他在那兒停留了七天。最後路加結束了這段旅程：「以後，我們便往羅馬去了。弟兄們聽到我們的信息後，便從羅馬來到阿丕約市場和三館迎接我們；保祿見了他們，就感謝天主，而獲得了勇氣。我們進了羅馬，保祿獲准與看守他的士兵獨居一處」（宗廿八15-16）。

獄中書信（哥羅森書，費肋孟書，厄弗所書）

保祿在羅馬的生活雖然表面上是遭受監禁的，但他却住在自己的寓所，有充分的自由寫作或傳道。這段時間中，他寫了哥羅森書，由於他聽到那裏的教會正面臨著教義上的困難。同時他還附了一封致費肋孟書，這是給一位哥羅森城有名的教友的。致厄弗所人書也可能是同時期寫的，其內容可看成是致哥羅森書中的教義發展而成。（有關厄弗所書的原受信者和作者是誰的問題，可參考本導讀叢書中其他有關的導論文字。）

宗廿八17中提到在羅馬的基督信友和猶太人間並沒有什麼接觸，顯示出羅馬教會中大都是外邦人。這在保祿自己致羅馬人書中即註明是給外邦人這點上相符合。但在羅馬，保祿向他猶太弟兄們作了最後的努力，想贏得他們的皈依；但顯然也是不很成功的。他在宗廿八28中對他們所說的話實際上也描述了全世界教會的未來：「所以你們要知道：天主的這個救恩已送給了外邦人，他們將要聽從。」救恩由猶太人手中傳給了外邦人，基督的教會也屬於整個的世界了。

人曾認為路加在保祿尚未釋放前就結束了宗徒大事錄的敘述，不然的話他將細述後事而不會讓保祿仍留在監中。但我們現已了解到在路加心裏還有另外更重要的目的存在；他在慎重考慮後將宗徒大事錄作了這樣的結束，是因為他覺得他已經把大事錄中他想要說的結果說了。那就是：「教會從耶路撒冷如猶太教派之一而出，竟傳至外邦世界的中心，並且在事實和實質兩方面，都已不折不扣是世界性的大公教會了。」

路加記載保祿在那裏「住了整整兩年」（宗廿八30），實際上就表示保祿已被釋放了。因為沒有人提出控訴（由宗廿八21可知在羅馬的猶太人並不曉得這事）。兩年以後這監禁自然就會取消的。保祿在這時期（西元六十一—六十二年）所寫的書信裏也對他將得到的自由深具信心。那時候和他在一起的弟子有阿黎斯塔苛（哥四10），厄帕夫辣（費廿三），德馬斯（哥四14；費廿四），敖乃息摩（哥四九；費十），弟茂德（哥一1；費二）和提希苛（弗六22；哥四7）。

保祿的最後年月

關於保祿生活的最後情形，我們是根據幾分推測和假定而得的。這些假定主要是因爲保祿「牧函」中有關傳記性的細節確實還是保祿的事，不論其真正的作者是否保祿。我們斷定這幾封信的順序如下：弟茂德前書，弟鐸書和弟茂德後書。不過，認爲確是保祿自寫，或不認爲是他自己寫的，雙方都有一流聖經學者，也都有這道理。此外我們的推測呢？這是假定保祿後來實現了一些他以前所表示過的意願而得。所以根據這幾點，我們得到了保祿以下的經歷。

在西元六十三年被釋放之後，保祿去了西班牙。這是他早有的願望（羅十五24）。同時根據一些早期教父的資料也顯示他確實去了。在前往或離開西班牙途中，保祿可能也到過法國的南岸。西元六十四年他從西班牙回來時，他繞過了羅馬而直往小亞細亞航行；這是由於羅馬大火後，尼祿王怪罪到基督信友身上，在那兒變得不得安全之故。保祿在小亞細亞的米肋托上岸，拜訪了哥羅森，這也是他先前的意願（費22）。從哥羅森他又來到了厄弗所，在那兒他與弟茂德分了手（弟前13），

這是西元六十五年的事。

致弟茂德、致弟鐸書

從厄弗所保祿經由特洛阿來到了馬其頓。在斐里伯他寫了致弟茂德前書；接著他又繼續前行，可能經過格林多而抵克里特。在這兒他離開了弟鐸（鐸一5）。後來他上行至馬其頓西海岸的尼苛頗里 *Nicopolis*，在那裏度過了西元六十五年的冬天；他也曾寫封信給弟鐸，不過後來弟鐸又在那兒和他會合了（鐸二12）。

離開尼苛頗里後，保祿可能又北經依里黎奇 *Ilyrium* 和馬其頓來到特洛阿，在那兒他曾再度被囚（弟後四13）。大約由於他是個出名的基督信友領袖之故，保祿終於成爲尼祿王迫害基督徒時犧牲者之一。從特洛阿保祿被帶往亞細亞的首都厄弗所接受一次初步的審判（弟後四16, 17），然後經由米肋托，保祿便又被送回了羅馬。這次前往羅馬的路線是直接的：他們通過了愛琴海抵達格林多的港口耕格勒 *Genchrae*，在那兒接運而過格林多地峽。至於從格林多以後的路線就和上次一樣經頗提約里前行了（弟後一17；四9~21）。

保祿於六十六年某月日抵達了羅馬，在那裏他寫了致弟茂德後書。西元六十七年時，他便被尼祿王下令斬首；依照傳統，行刑地點是在羅馬城外的奧斯底Orstian道上一個現名三泉的地方，現該處爲一Trappist西篤隱修會的修道院。保祿的屍體也是埋在奧斯底道旁一處公墓裏，離城牆不遠。在昔日的墳墓上，現建有一座大教堂名叫「城外的聖保祿大殿」(S. Paolo fuori le mura)。

保祿的意義

回溯保祿的生平即顯示出他在初期教會歷史中所佔無比的重要性。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教會在羅馬帝國偏僻的一角、從一個猶太人的小集團而發展成爲一個世界性的說希臘語的運動，一個在文明世界各中心都穩固地建立了基礎的運動；這些決定性的發展階段，絕大部分都是保祿從中指揮，而且也都是他創始的。在歷史上這是一件十分費解的事。因著這位基里基亞的猶太人、希伯來人中的希伯來人和法利塞人，我們的教會從一個褊狹的民族主義中跳出，而爲全人類所共有，這真是天主的安排。如果我們說基督教會陶鑄了西方的文明，應歸功於聖保祿的程度，遠超過

其他人。聖路加就因爲這點，而不僅由於保祿一生的傳奇色彩，將他的生涯作了宗徒大事錄後半部主要的內容。

保祿除了本身是個充滿行動的人物之外，他對初期教會也是偉大的精神領袖，所謂「偉大的行動倘無信念的支持一定不可能實現」。若無保祿這類人，教會絕不能成爲今天的教會；而保祿的信念則完全來自深思耶穌基督留給門徒們的教訓，同時藉聖神的指引而得到它最深刻的解答。故此我們要想徹底了解保祿的偉大，除了看他的所做所爲之外，還必須研究他的所寫所說。

在新約聖經諸書中，保祿一直被認爲是最重要的作者之一；當我們提到「新約中的教訓」或「新約的神學」時，我們通常是在想一些保祿的訓示。一直是如此，甚至曾有一個批評學派稱「歷史性的基督信仰」爲「保祿主義」，暗示教會最基本信仰的起源和發展都是來自這位偉大的宗徒。當今幾乎沒有人會持這種極端的說法。可是我們都得承認保祿對基督教訓精髓的了解對新約教會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我們也毫無遲疑地確信：藉著保祿我們無非是得以和主基督面對面的相識。

爲了能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從研讀保祿書信著手，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保祿的寫作

保祿寫作的體裁

信件乎？函件乎？

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可能會使很多人奇怪，那就是保祿的寫作到底是普通的「信件」(Letters)呢，還是正式的「函件」(Epistles)？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二字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常有混用；只是當用「書信」這字時，我們常會不自覺的想到這是聖經裏或其他古代文件中所用的字眼，稍有過時和不自然之感。然而我們的問題所在是保祿的書信是否就是普通的信件，如同我們平常所寫？或者他是藉用信的形式，發表正式的文學作品及道德、教義上的論文？後者在今日可稱做一種「公開信」(Open Letter)，收信者可為一人或一團體，但實際上却是要給大眾看的。如果保祿所寫的是屬於後者的範圍之內，那麼就該稱做正式的「函件」而

非普通「信件」了。

不過對這問題的答案並不如看來那般容易；從一方面來看，我們先前也經常提到，保祿寫信的對象大都是對一羣人，一個團體而非個人；可是我們也曉得這些團體通常却都是保祿個人所熟識，而有很好的關係。他寫這些信都是為了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他所聽到的紛爭，而對一些實際情況的答覆；這樣從嚴格的字義看來，它們還是該稱作普通的「信件」的。但另一方面，現今教友們却都已承認保祿的書信是正式的基督教會文獻，適用於教會任何一個時期；這顯然是從很早就這麼認定了的。（這樣，保祿書信也可稱為「公開信」或「函件」了）。

與古埃及紙草文書的比較

這個問題，由於前世紀末在埃及沙漠中發現了許多紙草文書（Papyrus）而愈形重要；那些文書是新約時代所寫的，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商業和私人文件，也有不少是信件。我們很快就認出一點：新約諸書所用的文字（包括保祿書信）和紙草文書上所用平常通俗的希臘文字相同；這事實我們早已由於聖經的傳統翻譯，那堂

皇的、響亮的、半詩化的文字而忽略了它。同時我們發現保祿的書信也是以當時慣用的寫信方式寫的，除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在長度上：在紙草文書中的信件平均每封八十七字左右，而保祿的却平均二仟五百字。

由於這個發現，當代一位著名的學者作了如下的結論：「保祿的寫作並非文學作品，它們不是正式的『函件』，而是普通的『信件』；保祿並非爲了大眾或後世所寫，他只是寫給他的受信者而已。我們研究聖保祿的生平和作品一向所犯的錯誤是我們都忽略了一點：他的文字並非是文學性的，而是普通信件的性質。」（Adolf Deissman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p.234）

前段敘述中有一件事實我們該深植於心中，不可或忘：保祿是活在一希臘語的世界中，而非在一真空世界裏；他是具體世界中的一部分。故此很顯然地要明瞭他所說的話，一定要按它在上下文中的地位和它有關的具體情況去了解，這是相當重要的，尤其其他和他熟識的朋友寫信，他的話必定以很平易的態度讓人看得懂，這在紙草文書中相似的字彙中可以明白不少保祿的用意。所以，現代對新約的翻譯採取口語化、日用的文字來寫是正確的態度，因爲這才是原來希臘文所用的形式；所以

保祿的寫作並非精心的文學作品，它們就是信。

雖然如此，保祿書信和紙草文書還有別的不同之處。如果我們說保祿寫信毫未想到公衆或後世，這點也是不完全正確的，在羅馬書和厄弗所書中尤然。在二信中，保祿顯然的在教義方面將其教訓作了詳細的說明，而不僅爲其受信者解決什麼牧靈上緊急的需要，這在其餘諸書中皆可看到。保祿對於其宗徒的權威一直是了然於心的，他知道他寫的並不僅僅是基督徒間私人的通信而已，同時他以自己爲天主啓示的接受者對正在發展的基督教義有「新的話」要說。他曾希望他的信除了原受信者外有更多的人能看（哥四16），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了；故此，在這種專門的寫作方面，保祿的作品既是正式的「函件」也是普通的「信件」。

用語和字彙

保祿書信中的用語和新約其餘諸書一樣，是一般人所用的普通語言，這事實由存留的其他當代紙草文獻中證實了。這種語言保祿用起來既容易又生動，同時也不需遲疑停頓。由於他書信中幾乎沒有什麼閃族（Semitism）的慣用語法，他顯然

是在用希臘文邊想邊寫的。但在福音中的亞拉美語法都處處顯示出其作者對希臘語文不是那麼精通，而是在用一種外國語。至於保祿，他已能十分戲劇化的使用希臘文字，在新約中一些最動人的文字就是保祿所寫的。他的風格完全是他自己所獨有，同時也能運用自如，收效極豐。但即使以新約諸書的水準來說，保祿的文字還不能算是最好的。雖然保祿是以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來寫文章，但是他的教育和天才却並未用在文學方面的探討上。

保祿書信的背景——希臘文舊約聖經

如果我們要以當時的背景來解釋保祿文字的話，我們更要研究使保祿與他所處的希臘文化有所不同的因素；因為保祿雖然在思想、語言上用的是希臘文字，但在基本的愛好和訓練方面，他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猶太人。他的文學背景幾乎全是舊約聖經或一些猶太教的作品，對於希臘文學幾乎沒有什麼興趣，也沒有什麼造詣。

由上面這點我們可知對於保祿書信中主要的幾個神學上的字眼、觀念如：救贖 (Redemption)、救主 (Savior)、代贖罪過 (Propitiation)……等等，我們

必須先在希臘文舊約聖經中尋求其深意，而不能先在當時的外教社會中去找。而保祿所最熟識的舊約聖經，其文字絕大部份是「翻譯而來的希臘文」。由於要將以色列的宗教歷史和思想方式，用另一種完全不同歷史的語言和思維方式表達出來，那些希臘文聖經的譯者們、無可避免的要使用一些在正式希臘文字之外最勉強能適用的希臘文字；故此，當這些字眼出現在希臘文聖經中時，我們應按上下文的聯貫和作者的意願來判斷其意，而不能以希臘字源學的方式來說明之。同樣地，在幾世紀猶太傳統的籠罩下，保祿的使用這些文字也該是按照它們在希臘文舊約聖經中的含義，而非外教希臘人們所使用的意義。

我們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實，但當我們發現它爲多少人所忽視時，也許會感到驚訝。在以往，由於疏忽這項原則，保祿的書信曾多處被誤譯、誤解過；由於我們離開保祿當時的世界和他所承繼的猶太傳統是如此的遙遠，能了解這點是很重要的。現代的註釋家們爲了要恢復保祿思想精髓的真面目，排除從前一切不實的翻譯起見，都開始鑽研起希臘文舊約聖經了。這些學者的貢獻很大。

除了當時希臘文化和希臘文舊約聖經對保祿的影響外，還有不少的用語及風格

要歸於保祿自己所獨有的；新約中的作者們沒有人比保祿這樣更具特性地表現自己。他的風格與其說是平靜的沈思，不如說是充滿活力的思想；他的觀念像潮水一般一個個連接湧出，以至有時缺少精密的邏輯次序。他的寫作有不太連貫的趨勢，就是一句話寫到一半就停在半空中，沒有結束；這也是因為在他還沒來得及寫完之前，新的思潮又湧出之故。同時保祿喜歡堆積許多形容詞或副詞來加重語氣，這是一件使高尚文雅的文體家失望的事。由於保祿經常是對書記口述自己的信件而非親自動筆，所以這些趨向就更加顯著了。我們也可以想像他的秘書該要以多麼快的速度來寫，才趕得上保祿源源而來的話語，甚至有時竟連趕也趕不上。

保祿作品的收集

大約保祿的書信直到一世紀末才有整體的收集，在一世紀之末以前寫成的諸福音都幾乎對它沒有什麼關聯，似乎福音作者們都還不知道有些書信。但另一方面，教會在一世紀末二世紀初的文獻記載上便可看出有聖保祿作品的認識了。

保祿寫給各地教會的書信自然是被各教會所珍視，同時它們也在各地教會間流

傳著，漸漸地這些便開始集合，直到集成我們現有的全貌。自然其中也有一些散失了。根據教會最早正式新約聖經綱目，保祿的書信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這些，也只有這些是教會一直承認受到默感所寫成的。

在現今福音中保祿書信的次序並不是原來的形式，同時它和著作的年代順序也沒有關係。奇怪的是，最早的證據顯示，將保祿書信的次序作一標準排列是來自一位西元第二世紀時的異教徒領袖馬西盎 (Marcion)，在他的綱目中是以這樣次序排列的：

迦拉達書

格林多前後書

羅馬書

得撒洛尼前後書

厄弗所書

哥羅森書

費肋孟書

斐里伯書

一般認為馬西盎曾將早期的次序有所竄改：把迦拉達書和厄弗所書的位置顛倒了。人們主張將厄弗所書放在開頭，是由於它的一般性可作為保祿全集的導論，原來這封信也並沒有指明給某一特定的教會的。而馬西盎作了這個變動很可能是爲了他反閃族和反舊約的觀點尋找理由。事實上，如果我們按馬西盎的次序將迦拉達書放在厄弗所書的位置上，這樣一來原來的次序確有一邏輯性存在，那就是在信的篇幅上是由長到短的；自然照這樣說，我們是把格林多前後書，得撒洛尼前後書，哥羅森和費肋孟書各看成一本書的。

現今書信的順序是西元四世紀初就一直傳下來的，它也是按照信的長短排列，只不過增加了三封牧函，同時將格林多前後書，得撒洛尼前後書分成四封不同的書信而非兩封。其中唯一的變動是迦拉達書和厄弗所書的相關位置上（後者事實上比前者稍長些）；這個不同點可能是因爲編排者有意把幾篇「主要的」書信（羅，格前，格後，迦）放在一起，同時將「獄中」書信（厄，斐，哥）也放在一處之故。

保祿書信的重要性

關於保祿的書信甚早便被彙集成冊，可以看出早期教會對它的重視，沿至今日這份重視也並未減輕。自然最主要的這是由於保祿的重要性所致，關於這點我們前面也提過了。

除此之外，保祿的書信還有一特別的重要性；它是基督教會最早期的作品；它不但比寫成的福音早，在整個來說也比新約其他諸書來得早。它是在福音之前，有關第一批教友對於天主啓示寶藏的最早記錄。其中對於耶穌基督及其救恩的知識，保祿是依靠最早的傳承，是依靠他認為是宗徒們所有的傳承。這是保祿書信的價值之一；我們可以將其對基督觀念的表達和後來新約其他諸書的加以比較，雖然不同人的思想會有不同的重點和概念，但是在所有的要點上它們竟是如此的相合！

保祿書信是一些最早期基督神學的範本，它們實在是一位具有敏銳宗教思想的人所寫出的。至於啓示 (Revelation) —— 在這裏我們將取嚴格的說法，它是一種可用語言表達天主對人所通傳的信息 —— 只能看成神學的原始資料而已；神學

(Theology) 是信仰或啓示的學問，它用理論支持信仰，使信仰的各部份成一整體，同時也展示其中的含意，以人生的經驗解釋使其合理，且用被人了解的語言所表達。天主的啓示是經久不變的，但經過幾世紀來，人們不斷地鑽研和考驗錯誤之下，神學也在逐漸進步之中，對啓示有更深的了解。保祿算是這神學探討工作的開創者之一，且儘管在他各書信相距不久的時間中，我們也可看出他對啓示了解的增進。由於他奇特領悟力的頭腦，他抓住了神學上重要的觀念，一直成爲後來神學家們的靈感來源和效法的對象。保祿不僅是基督神學的創始者之一，同時他還是一枝獨秀而爲現代所樂讀的神學家，因爲這是至今仍對我們講話的一部神學。

由於這種種的理由，我們是常常需要回到保祿書信裡去；它是教會第一批的作品，也應該是教會每一份子最珍視的財產。

得撒洛尼前後書

導論

寫作的動機

從前面我們已曉得保祿是在第二次出外傳教時建立了得撒洛尼教會的，這差不多是西元五十年左右的事。正如我們所附註的，保祿在那兒停留的期間一定是比宗徒大事錄中所記者爲長，至少這期間長到使一般人對保祿的反應由狂熱轉至信任，以致保祿的猶太敵對者得以煽動起群眾來反對他。在得前二9中，保祿曾提醒得撒洛尼人他在那裏受過的辛苦，這也似暗指他曾被拘留過，費四16中同樣也記載了保祿在得撒洛尼時接受過斐理伯人的幫助「一次到兩次」，由這種種我們可以推斷保祿曾在得撒洛尼人中間忙碌了幾個月。

保祿被迫離開了得撒洛尼後，在貝洛雅和雅典作了短暫的逗留，最後來到格林

多並待了近兩年之久。在雅典時，保祿曾會合了弟茂德，由弟茂德處他得到了個不好的消息，那就是他的敵人仍在得撒洛尼活躍著，同時將原來迫害他的箭頭指向了那批新皈依的教友們。保祿因憂慮著他們信仰的堅貞，同時又怕他的匆匆離去引起了他們的誤解，所以他才派弟茂德回去探視一下他們的情形再報告給他。在格林多保祿又和從馬其頓南下的息拉和弟茂德重聚了，令他喜悅的是從弟茂德得知了得撒洛尼的教友們對信仰都很堅定而忠實，因著這喜悅他寫了致得撒洛尼人前書，其中主要是保祿對他心愛友人的切望之情，並對他們的信仰再加勉勵，同時他也趁此回答了幾個困擾他們的問題，這是由弟茂德或他帶來得撒洛尼人信中所提出的。

我們可看出，得撒洛尼後書是稍後幾個月寫的，其中顯示出其間從得撒洛尼人處又曾有來信報告，保祿再次地加強他們的勇氣同時也進一步地解決了他們一些困難。

因此我們推出這前後書信都是西元五十一至五十二年間在格林多寫成的。

書信內容

得撒洛尼前書：首先保祿對於得撒洛尼教友的堅貞以及他不在時他們爲他所作的辯護感到高興（一2~313）；同時他重述了福音中對性道德的教訓（四1~8），以及對弟兄間的愛德作了特別的勸告（四9~12）。接著他對耶穌基督的再度來臨作了指示，同時說明了這和已死去弟兄們的關係（四13~511）；最後他以服從，博愛和容忍勸勉他們作了結束（五12，28）。

得撒洛尼後書：首先保祿感謝他們信德的堅定（一3~12），接著他對末世的預兆作了進一步的指示，包括提醒他們這並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迫在眼前（二1~12）。他又重新爲了他們的受揀選感謝天主（二13~17），希望他們能多爲其工作祈禱，同時他也允諾了他自己的祈求（三1~5），特別他又指摘那些由於等待主再次來臨而起的錯謬思想（三6~15），最後他以親筆寫的祝福辭作爲結束。（三16~18）

得前書的真實性

今日已沒有人懷疑保祿是否得前的作者，或得前書的完整性了，這是由於早期的傳統所明證的；諸如馬西盎、穆拉脫聖經目綱（The Muratorian Canon），伊肋內（Hireneus）、德都良（Tertullian）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克來門（Clement Of Alexandria）等，這些所有西元第二世紀時的人都曉得並引證得前爲保祿的書信，第三世紀時的奧力振（Origen）還寫了得前後書的註釋（現已遺失）。故此對於得前的真實性自開始就一直是沒有問題。

在上一世紀，一些懷疑主義的批評學派開始拒絕承認保祿是得前的作者，有的否認全書，大多數否認其中的一部份；但是他們那種吹毛求疵的限制條件已被現今所有學術界摒棄了。

得後書的真實性

對得後書來說這個問題就有點不同了，雖然古代傳統有關得後書的證明和得前

書同樣的一致且堅定，但就算證明更多些，近代有些學者由於批判性的研究拒絕承認這是保祿寫的。得後書的真實性首次遭到考驗是在十九世紀初文學批判興起時，在當世紀中有許多批判家認為它不是保祿所寫的。時至今日，這類不利的批評已減少了，但仍有些一流作家還是不能接受這是保祿的作品。

在這許多批判性的問題中，不斷有舊的論點被放棄了，而新的又取代了它們。至少從語言文字上，得前、得後二書並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差異；從這二書所用的個別四百五十個希臘字中，只有廿七個字是新約諸書中僅在此出現過一次的，其中十七個出現在得前，十個在得後；換句話說，純保祿式的專用字眼在這二書中的數量是差不多的，此外還有三十七個是保祿—路加式的用字（路加的用字常受到保祿的影響）。至於有些人自稱發現這二書信風格上的不同，這個論點也並沒有引起一般學者的強調；很顯然的我們可看出這二書間少差異而相似點則多得多。事實上這個非常相似點，竟被人用來作為支持得後是摹做得前的論據了。

今日對於得後書真實性的反證有兩個特出的論點常為不同的作家所採用，一個我們可稱為語氣上的不相合，另一個是由內容的不相合而產生的。

關於語氣，這些人的看法是對於困擾一些得撒洛尼教友使得他們懈怠了工作的問題，也就是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遲早問題，保祿不會像得後中這樣解決；他的態度太溫和了，他並沒有以他慣常鋒利的語氣來掃除那些反對的意見。對這點我們可以說保祿並不認爲這是件需要特別注意的事情，這些得撒洛尼的教友們只不過是作了些錯誤的結論，並非有意地曲解福音的真意，這是很容易可以糾正過來的。同時我們也曉得保祿寫這兩封書信的主要用意也是鼓勵多於斥責的。

關於這點，有人會問他們這種錯誤的意見是何時產生的？而保祿到底是在寫得前書時就曉得，還是以後才知道的？若是保祿早知道，爲什麼他在得前書裏不提呢？但若他那時確實不知，他又是什麼時候發現的呢？這些問題在爲了解釋二書間的諸多相似處，大家都承認它們的寫作時間必很接近之後，更顯得有道理。

由於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有的作家們便認爲有必要調換一下書信的次序（不過這樣的除了使得後二15與得前二17、三6抵觸外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有的認爲這兩封信是寫給得撒洛尼兩個不同的團體的。雖然一般人都承認這兩封書信彼此的關係有相當程度費解處，但這卻還不足推翻書信的傳統順序和寫作期間相隔數月

的習慣看法。同時近代的註釋家們也認為：保祿在得前書中，主要的是回答一些由得撒洛尼教友或弟茂德所提出有關他們的問題，所以這或可解釋保祿爲什麼沒有提到得後中的問題，就算他那時知道的話。至於有關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遲速問題也並沒有牽涉到什麼教義上的爭執，因爲初期教會一般認爲這是不久就要來臨的保祿也是如此，不過在稍後，保祿發覺這種想法導致了一些混亂，所以他才對這件事重新檢討了自己的主張。

得前與得後書教義上的差別

特別在這一點上，有人提出反對得後書真實性最後一個論證。有些人認爲在得後中有些教訓和保祿自己的得前不同：在得前五1中，保祿告訴得撒洛尼人說主的來臨是突然的，不宣佈的，「像夜間的盜賊一樣」；在得後二3、5中，作者却相反的說當主來臨之前，必出現許多徵兆。是否這二者真的有所矛盾呢？實際上得後所提的先兆並非定在一個時間表預知主何時再度來臨，它只是強調一個事實：既然這些事情並未發生，則末世亦尙不來臨；它實際上並未抵觸得前五1的敘述，同時

在其中也提到「那時候與日期」。所以二者所說末世的來臨，都強調其突然性和先前的徵兆，這在當時猶太教和基督教集團中是很平常的。這兩點在瑪爾谷福音十三章裏也都可看到（十三6~8和十三33~35）。按這種看法，這些「徵兆」指示一項將來事件之「赫然」成份，多於預言事件之將來。

到現在一般人都承認得後中有關年代的資料都已不足以否認保祿的作者地位。在後期猶太文學裏關於「假基督」(antichrist)的觀念很常用，自然保祿也很可能和其餘新約諸書的作者一樣引用到這點；而在保祿書信中並沒有以尼祿作典型來描述「罪人」，如果有的話，那麼便不可避免地要提上一筆尼祿那些著名的惡跡，可是它却都沒有提。

因此在這裏我們要再次地說：雖然將得後書歸於保祿所寫有其不可否認的困難，但無論一件件算或是綜合起來講，這些理由却都還不足以抹煞保祿的作者地位；故此從證據上來說，承認保祿寫了得後書，是比較可靠的。

最後我們還應該加上一點：那些否認保祿作者身份的人也並不是說得後書是現代人所謂「偽造文書」。他們認爲這是託名之作，就是古人模倣名家的手筆寫成文

章並歸於其名下的行爲（這在當時是常見的文學形式）。在舊約中，像箴言、智慧篇、訓道篇、德訓篇等都是託名之作；它們名爲撒羅滿的作品，但實際上却寫成於其死後數世紀之久。同樣當今許多天主教的學者也都認爲新約中的伯多祿後書並非是宗徒親自所寫，也是後人託他之名而寫的，不過用詞造句却也十分相似。關於託名之作，如當作一種合法的文學形式來看，可以是一位領受靈感的作家借用保祿的人格，或者做其文筆來寫得後書的。嚴格說來，這實在絲毫不影響作者的靈感性或者文章本身的啓示性。所以爲一個天主教友來說，如果這事實能被證明爲真的話，他接受這種對事實的解釋，並不構成信仰的妨礙。但事實上關於得後書這似乎至今仍未得到確證。

二書的重要性

如果從保祿教義的立場或他主要觀念的發展來看，沒有人會指得前、後書是保祿最重要的寫作；因爲在這方面我們該看他的格林多前後書、迦拉達書和羅馬書等所謂「大書信」。例如在得前後書一個重要的教義——耶穌的再度來臨，不可否認

的也是我們信理中一項特別的部份，但以信仰的立場以此和一些我們認為是更重要的教義比起來，這似乎是相當的次要，事實上或許還是太次要了呢！這一點我們將設法在註釋中作一交代。

然而，得前後書的價值却在於它給了我們對保祿牧靈方法的初步洞見，在於它顯示了保祿自己的人格，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對保祿其餘的書信將不能有一個正確的觀點。舉例來說，一方面得前後書、斐理伯書，另一面迦拉達書之間大不相同，前一個情形是保祿寫給那些帶給他喜悅的教會，而且他們縱有過犯也都是些無心的錯誤；但在另一情形，保祿卻是對於威脅破壞福音的邪惡異端加以猛烈無情的攻擊。在得前後書中，對使徒最基本多面的人格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觀點（雖然有限）。

同時這二書信亦有和保祿其餘書信同有的重要性：從保祿書信的第一封至最後一封，有他一連貫的思想體系貫穿其中。事實上，保祿已將一些基本的原則變成他自己的一部份而成爲他的第二天性了；例如他對信、望、愛三德的強調和他對基督和基督徒間親密結合的信念。這其中一些觀念後來他又加以發展，更詳細地寫了

出來；得前後書正好顯示了保祿的這些觀念如何從一開始便是他的思想之一部。

最重要的，這兩封書信是初期教會最偉大導師之一的保祿有關他宗教信念的最早記載。我們曉得，保祿對於任何行動或事件的判斷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依照福音之光的指引；如果這二書信能幫助我們效法他的好榜樣，那麼它們存在的價值是無庸置疑的了。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正文及評註

致候辭 一 1

保祿和息耳瓦諾及弟茂德，致書給在天主教及主耶穌基督內的得撒洛尼人的教會。祝你們蒙受恩寵與平安！

1

在保祿諸書信中，只有得撒洛尼前後書和斐理伯書才有如此短的致候辭。因為對這些地方的教友，保祿是以一個朋友的身份來寫這些信，而無須強調他的使徒特權；故此他僅按習用的書信體裁來寫。同樣的，他除了署上自己的名字外，還寫上了他在得撒洛尼的同伴息耳瓦諾（在宗徒大事錄中常簡稱爲息拉）和弟茂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七三

德的名字。更基於相同理由，在書信中的自稱主要是「我們」而非「我」。信中「在天主教及主耶穌基督內」（這兩個名字在希臘文中是合而為一的）這句話顯示了保祿在得撒洛尼教會中所從事的信仰活動。（在通俗的希臘文中「教會」（ekklesia）只是當「集會」講。）而「恩寵」與「平安」在所有保祿書信的致候辭中可能是教會對一般希臘式、猶太式問候語的適應改變；它們指的是由天主父和耶穌基督而來的恩寵（或恩惠）及平安，即指救恩及救恩所帶來的「與天主和諧」。

感恩 一 2 ~ 10

我們常為你們眾人感謝天主，在祈禱時常記念你們；不斷地，在天主和我們的父前，記念你們因信德所作的工作，因愛德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有的堅忍。天主所愛的弟兄們，我們知道你們是蒙召選的，因為我們把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在乎言語，而且也在乎德能和聖神，以及堅固的信心；正如你們也知道，我們為了你們，在你們中是怎樣為人。

你們雖在許多苦難中，却懷着聖神的喜樂接受了聖道，成了效法我們和效法主的人，甚至成了馬其頓和阿哈雅衆信者的模範。因為主的聖道由你們那裏，不僅聲聞於馬其頓和阿哈雅，而且你們對天主的信仰也傳遍了各地，以致不需要我們再說什麼。因為有他們傳述我們的事，說我們怎樣來到了你們那裏，你們怎樣離開偶像歸依了天主，為事奉永生的真天主，並期待他的聖子自天降下，就是他使之從死者中復活，為救我們脫免那要來的震怒的耶穌。

2

3

在致候之後，一般寫信的人都要保證他們為受信人祈禱；保祿採用此方式時，慣於使它配合受信者的需要。在本書信中，他便聰明地利用這機會為信友們的德行而感恩，從而顯示出他在他們中所帶來的好處，而相反於他的敵人所加給他的罪狀。同時這好處在他們因信德所作的工作，因愛德所受的勞苦和因望德所有的堅忍中證明了。上面是教會文件中對超性三德的最早描述。而這三德的聯結也是保祿常用的，他將它們看成在美好工作中表現出來的「主動力量或原則」。

4 但保祿接著趕緊又說這些影響他們的好處，其功勞並不在他。這是由於天主爲了顯示祂的愛，揀選了他們共享基督的救恩。雖然福音是保祿向他們宣講的，但更是聖神的恩寵和力量，使他們能以滿全的信心與堅定接受它。無論如何，由於聖神在他們中明顯的化工，得撒洛尼教友已能正確的評判保祿和他的隨行者爲他們所做一切事情的意義了。

6 再者，從得撒洛尼教友的行動中也能充分證明他們了解了這意義，因爲他們在各方面的表現已和保祿等傳教士一樣了：非但接受了天主的聖言，甚至在面臨迫害時仍忠於聖言，仍因懷着聖神而喜樂。他們作得真是好，以致他們的信德已爲鄰近地區教友們的模範了。但是保祿並不是一直拿好話哄人的，以後他也指出他們不够完美仍需改進的地方；因爲保祿認爲他們對信仰所作的承諾已是全心全意的，毫無保留。結果，不單是鄰近的馬其頓和阿哈雅一地，連更偏遠的地區也都證實了他們的影響，尤其他們對接受天主聖言的熱忱已成了衆所周知的事了。本來大多數的得撒洛尼教友是被猶太人視爲拜偶像邪神的異教徒，但他們都轉而侍奉了永生的真天主，棄絕了偶像的崇拜，並堅信期待著審判之日，和那從

死者中復活的主耶穌再度來臨，引領我們一同共享他與天主的天國生活。在這最後幾句話中，保祿引出了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主題，後將再予發揮。

保祿的使命 二 1-12

弟兄們，你們自己也知道，我們來到你們那裏，並非沒有效果。你們也知道我們來到之前，曾在斐理伯吃了苦，受了凌辱；可是依靠着我們的主，我們還有勇氣，在艱鉅的格闘中，給你們宣講了天主的福音。我們的講勸並不是出於幻想，也不是出於不誠，也不是在於欺詐；反之，我們是被天主考驗合格而受委託傳福音的人；我們宣講，並不是為取悅於人，而是為取悅那考驗我們心靈的天主。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之辭，就如你們所知道的，也沒有託故貪婪，天主可以作證；也沒有向任何人尋求過光榮；沒有向你們，也沒有向別人。我們當基督的宗徒，雖有權利叫人敬重我們，但我們在你們中却成了慈祥的，像撫育自己孩子的母親。我們如此着愛你們，不但願意將天主的福音交給你們，而且也願意將我們的性命交給

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弟兄們，你們應回憶我們的勤勞和辛苦：我們向你們宣講天主的福音時，黑夜白日操作，免得加給你們任何人負擔。你們自己和天主都可作證：我們對你們信友曾是怎樣的聖善、正義和無可指摘。你們也同樣知道：我們怎樣對待了你們中每一個人，就像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勸勉、鼓勵、忠告你們，叫你們的行動相稱於那召選你們進入祂的國和光榮的天主。

1 在這裏，保祿要得撒洛尼教友們好好看看他在他們中所做的一切，是否完全相反於他的敵人對他的誣告，譬如說他個人的野心、疏忽和健忘等；但是保祿在他們中所做明顯的好處不是已證明了他來到的價值？這一次在得撒洛尼傳教中的種種情況已顯示了保祿他們大公無私和奉獻的精神，因他們剛在斐理伯受了凌辱的遭遇之後，馬上又投入得撒洛尼的新衝突之中；他們是永遠忠於獻身的大業而不顧慮自己的。

3 毀謗保祿的人常想把他和許多巡迴各處的神棍等量齊觀，而那些神棍真是當

4 代的瘟疫，他們販賣一些奇怪哲學和宗教，煽動肉慾，欺騙愚蒙。難道保祿的行爲不是徹底相反這些控訴？他從未做過只想取悅衆人之事，反而一心一意取悅上主以致給自己帶來許多迫害！一方面保祿和他的同伴從不說討人喜歡的話以拉人皈依，同時他們也從未從其傳教的努力中獲取任何私人的利益——無論是什麼質上的也好，或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恰恰相反的，身爲基督特使 (Emissary)，本應接受社會上的尊敬和支持，但是他們卻自願放棄這一切，寧願卑下地與得撒洛尼教友一同生活。他們一直對權勢毫無所求，卻處處顯示其受愛德的推動。

8 如得撒洛尼人願意的話還可回想一下：保祿是如何誠摯地表現了他的愛心，甚至願意爲他們犧牲自己的生命。經常的，保祿像一個慈祥勤勞的父親，以自己的雙手工作謀生，以免給人加負擔；他的一切所作所爲無論在天主或人前都是無可指摘的。他對他們中每一個人都以父親的慈愛照顧著，以告誡榜樣指引他們的生活，以相稱天主將使他們和祂一同光榮統轄普世的使命。爲進入祂的國和光榮，天主現在便在召喚他們。在這最後幾句話中，保祿再次提到基督再臨的主

題。

得撒洛尼教友的忠實 二 13 ~ 16

為此，我們不斷地感謝天主，因為你們由我們接受了所聽的天主的言語，並沒有拿它當人的言語，而實在當天主的言語領受了，這言語在你們信者身上發生了效力。弟兄們，你們的確像那些在耶穌基督內，在猶太的各天主教會一樣了，因為你們由自己的同鄉遭受了苦害，正像他們由猶太人所遭受的一樣；那些猶太人不但殺害了主耶穌和先知們，而且也驅逐了我們；不但使天主不悅，而且與全人類為敵，阻止我們給外邦人講道，叫人得救，以致他們的罪惡時常滿盈，天主的憤怒終必來到他們身上。

13

至此為止，保祿所說的都是感恩的理由和他的宣講聖言的效果。在此保祿繼續他一章二節中的感恩。因為得撒洛尼教友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宣講，顯示他們認出這真正是天主的言語；而這項表現在他們面對迫害時的堅定不移上更

加證明了。爲此他們成爲初期耶路撒冷教會的效法者，爲了福音的緣故遭受了同鄉人的誤解和折磨；保祿認爲這也是天主賜與他們的一項恩寵。在得撒洛尼，這迫害同樣地先是由猶太人所引發的，但不久本地的外邦人同鄉也加入了迫害的行列。

由於想起其同族猶太人的不信，引起保祿寫到他們時，用耶穌基督和斯德望的所用一類語氣；但在此，保祿仍有他一向有的牧靈工作的目的。無疑地，他曉得在許多對付得撒洛尼教友無情的嘲弄中有一個就是：如果耶穌基督真的是舊約聖經中所預許的那一位完成者，那爲什麼祂所揀選的子民卻排斥了祂？在這短短幾句話中，保祿不但解決了這爭論，同時又將此轉而對付發問的人。因爲事實上，有很多的猶太人確實相信耶穌就是預許的那一位，以致在十四節說的「在耶穌基督內，猶太的各天主教會」的猶太人教會和外邦人的教會在得撒洛尼合而爲一了。至於，更多的猶太人不接受福音全不是基督的錯，而是由於他們所共有的惡意所致；現在得撒洛尼的教友從他們的同鄉遭受到同樣惡意。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保祿不斷地將猶太人的不忠信和基督信仰加以比較——無論是猶太人的

或是外邦人的。他說如果「信仰」使人堅定地期待審判之日的來臨，「不信」絕不如此——它將遭受極大的懲罰。

引起保祿言辭激烈的原因，是他相信他在猶太人手中遭受的迫害，是猶太人不斷拒絕天主恩寵的一貫作風之一部；由保祿經常在書信中提到這主題的方式來看，他實在是挺身面對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德撒洛尼對他的種種誣蔑，而不像有人所想，他只是回答一些他自己可能有的自我指責而已。保祿這樣做，常是為顯示在每一件事情上，光榮都是歸於天主的。

弟茂德的使命 — 17 ~ 13

弟兄們！我們被迫暫時離開你們，僅是面目離開，而不是心離開，我們熱切願望及早見到你們的面。我們曾切願到你們那裏，我係祿確實一再地願意去，但撒殫却阻止了我們。當我們的主耶穌來臨時，在他面前，誰是我們的希望，或喜樂，或足以自豪的冠冕呢？不就是你們嗎？你們的確是我們的光榮和喜樂。

為此，我們不能再等待，就決意獨自留在雅典，而打發我們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作天主僕人的弟茂德前去，為在信德上堅固鼓勵你們，不叫任何人在這些困苦中受到動搖；你們自己原也知道：我們是注定要受苦的，因為我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已給你們預言了，我們將遭受磨難；你們看，現在就發生了。為此，我們既不能再等待，遂派他去探悉你們的信德，怕那誘惑者誘惑了你們，而使我們的勞苦等於白費了。

現今，弟茂德從你們那裏回到我們這裏，對你們的信德和愛德，給我們報告了好消息；並說你們時常想念我們，渴望見到我們，就像我們渴望見到你們一樣。為此，弟兄們，我們在一切磨難困苦中，因了你們的信德，由你們獲得了安慰。因為若是在主內站立穩定，我們現在就能活下去。我們為了你們的原故，在我們的天主前甚為喜樂；對這一切喜樂，我們能怎樣感謝，好為你們稱謝天主呢？我們惟有黑夜白日懇切祈求，為能見到你們的面，為能彌補你們信德的缺陷。但願天主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鋪平我們去你們那裏的道路。願主使你們彼此間的愛情，和對衆人的愛情

增長滿溢，就像我們對你們所有的愛情，好堅固你們的心，使你們在我們的主耶穌同祂的衆聖者來臨時，在天主我們的父前，在聖德上無可指摘。

17

在此保祿回答了另一個對他的毀謗，因有人說他的匆匆離去和沒能返回是由於他對得撒洛尼的教友失去了興趣所致。保祿回答說這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被迫離去僅是在形體上，而不是他的心；他的被逐使他有喪失自己孩子一樣的感覺，同時他曾不止一次的設法想回到他們那兒去。保祿的這份意願在此以最熱切的方式反覆著。他絕不是故意地不回去那兒，但每次他都被許多的障礙所阻擾，以致他只有將此歸之於撒殫。但接著保祿又說這樣子有什麼關係呢？他在他們中所做的一切難道不就給他滿懷喜悅、希望之情去期待主耶穌來臨的權利？又如果在主來臨時他是值得稱讚的，那麼他個人所關切的不就是得撒洛尼教友們永遠的幸福嗎？

19

20

在第十九節中，保祿第一次使用「主來臨」(Parousia) 這個專門的字眼，它代表了在世界終極時基督再次降來審判普世的基本基督信仰。這個字原本的

意思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國王、皇帝等，以勝利的姿態出現；在這兒，教會第一次賦予它宗教的意義而使用之，這在得前後書以及新約保祿其餘諸書中共出現六次。但有關基督再次來臨的教訓也經常出現而沒有用上這個字，例如在格前十六22，保祿引用的禮拜式祈禱語「瑪拉拿塔」(Maranatha)，意爲「吾主，來吧！」，是阿拉美文。很顯然的，在初期教會信仰中對於主再度來臨的期待之情要比今日的我們強烈得太多了。

同時由書信中屢次提到這種期望來看，當時一般的認爲主的再來是很快的。得後書中即特別提到這一問題。在保祿自己，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認這件事情，因爲對他來說，他也並不比我們更清楚主何時來臨。對此耶穌基督僅啓示了此一事實而並沒有講明時刻。但我們仍可看出保祿也分享了一般人的看法，認爲這將是頗快的。

- 1 } 3 這裏保祿又提醒得撒洛尼人他對他們不斷的關切，甚至當他在雅典的艱難使命中犧牲自己，將他心愛的的朋友，也是合作者弟茂德遣回，代表他在種種困苦中堅強他們。在此保祿所說的「困苦」(Thlipsis) 同時代表他自己和得撒洛尼教
- 2
- 3

友爲福音同受的痛苦。這個字保祿常常用及（比其他新約諸書作者所用的加起來還多），對他來說這字在含義上已成爲基督信友生活方式的形容詞了。事實上保祿是在提醒他們在世上受苦是基督信友的命運，這是保祿深刻的信念和他經常的教訓。雖然目前他還是不能夠親自回去，但他渴望知道他們戰勝了誘惑、仍堅定在信仰上日諸事上是渴望再得證實的。

6 結果弟茂德的確帶回了肯定的答覆，充滿著因弟茂德報告而來的熱切之情，保祿寫了這封信。由弟茂德帶來的好消息是使他確知了他們德行上的堅定，同時他們也一樣地對保祿熱愛不渝。（在這兒保祿用了「宣講福音」(Evangelizo) 這個動詞，這是新約中的字眼用來宣佈救援的好消息。）這個好消息的到來頓時減輕了保祿的負擔，因他正在格林多遭受著磨難，也使他從新獲得了生活的力量。爲這降臨其身的非常喜悅，保祿如何能對天主作適當的感謝呢？他想最好的謝恩將是更加努力設法回到他們那兒，繼續那因一些人的惡意而遽爾中斷的宣講福音工作。他主要的目的是「補償他們信德的缺陷」。得撒洛尼的教友因爲缺少充份的訓誨，雖然求善之心有餘，但仍不免常常犯錯；在四、五章中保祿就指出

他們的缺點並改正之。從這裏我們也能或多或少的看出些他們知識的缺失了。

在此保祿以一篇講詞結束他書信的第一部份——整個來說是一個導言；他祈求天主能特別重視他回得撒洛尼的願望，同時也求天主加強他們的愛德，使其不只是雙方朋友間的感情聯繫而已，同時也是對所有人的態度，包括仇人在內。保祿所有的這些祈求目的都在堅定他們的德行，使他們能在充份準備下迎接主耶穌的來臨。在此保祿最後一次暗示主來臨的主題。13節中提到的「衆聖者」無疑的是閃族語，是指天使們而言。

關於貞潔的勸言 四1~8

此外，弟兄們，我們在主耶穌內還請求和勸勉你們：你們既由我們學會了應怎樣行事，為中悅天主，你們就該怎樣行事，還要更向前邁進。你們原來知道：我們因主耶穌給了你們什麼誠命。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聖，要你們戒絕邪淫，要你們每一個人明瞭，應以聖潔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體，不要放縱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認識天主的外邦人一樣；在這樣的事上，不

要侵犯損害自己的弟兄，因為主對這一切是要報復的，就如我們先前已說過，已證明過的，因為天主名叫我們不是為不潔，而是為成聖。所以凡輕視這誠命的，不是輕視人，而是輕視那將自己的聖神賦於你們身上的天主。

- 1 這封書信的導言是依照當時一般書信的體裁而寫的，可是它的基督徒風味何其濃！在長篇的導言之後，才開始了所謂的「正文」(Body)，也是保祿想說的一些特別之事。第一節的「此外，弟兄們」翻成「現在，弟兄們」將更能表達這一層意思。在此保祿想要說的無疑地是因弟茂德的報告而來，但同時可能有由得撒洛尼教友先前傳來的一些問題所引起。一開始保祿就先承認他所能給的勸告只是希望他們繼續他們已經在做的事，並能做得更好；因為在他們的思言行爲上並沒有什麼重大的錯誤需要改正。他們對於從保祿那兒學習到的教訓都已遵行，並且體認出其最終的來源是基督自己。

- 3 保祿所提的第一個問題即有關貞節之事。沒有一件事比對性道德的態度更能將外邦人和猶太人劃分開來；對歸化的外邦人來說，在以前他們所生活的社

會中容許一切享樂，現在該不斷地想到他們所度的新生活是天主的旨意要他們遠離這些邪惡而成聖。在說到每一個人必須「以聖潔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體時」，保祿很可能用了一個猶太人的慣用語來指「妻子」；因為基督信友的婚姻是尊貴的，必須以愛情並中悅天主的願望為原則；因此完全相反外邦人的淫亂，他們以情慾的享受滿足為準則。由此基督信友對婚姻的態度禁止他們犯姦淫以及任何婚姻生活的濫用，這是主耶穌基督絕不會容忍的。第七節的前一句較好的翻譯是「天主並非因為不潔而召叫我們」，不用說天主也絕不召叫人進入不潔！在此保祿提醒他的讀者雖然先前他們也同樣承擔了對外邦人不潔的責斥，但天主卻不顧這些，而召叫了他們成為祂的子女，且要他們度聖潔的生活；因此為一個基督信友違犯了這些事，不僅是做了件邪惡的事，同時他還拒絕了天主的旨意，因為主已將聖神賜與我們作為我們心靈的聖潔之源了。

對兄弟的愛德 四九、一〇二

關於弟兄的友愛，不需要給你們寫什麼，因為你們自己由天主受了彼此相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八九

愛的教訓。你們對全馬其頓的衆弟兄原已實行了這事；不過，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更向前邁進。你們要以過安定的生活，專務己業，親手勞作為光榮，就如我們所吩咐過你們的，好叫你們在外人前來往時有光采，不仰仗任何人。

9
10

現在保祿將問題轉向弟兄友愛之德。但爲什麼他提這件事呢？難道只爲了要說一句：無論在何處，他們已能從生活中證明他們已明瞭這事意義和責任，不需要保祿再多說了嗎？很可能先前提保祿曾被得撒洛尼教會的領袖請求過，所以他才提；也可以假定：保祿鼓勵他們更向前邁進的具體方式，也是領袖提出的。

11

「過安定的生活」在這裏並不是暗指得撒洛尼教友曾有過爭執，而是說「心平氣和吧！」，這包括一切保祿先前所警告過他們並以親身經驗爲例的事，如避免無謂的衝動，管閒事和懶惰等，這是爲堅固那團結教會的愛德聯繫的實際勸告。在這些例子中，保祿很可能指一些得撒洛尼教友爲主將迅速來臨的猜測所支配，而引起不正常的興奮和狂熱，有關這點保祿在得後書中會再次的提到。在避

12

免了這些過度的行爲後，教會將更形穩固，對教外人也會有所啓發——這經常是一個基督信友傳教責任；同時（保祿特別指出避免懶惰）也使得他們不必仰仗他人——這也是一種愛德呀！

主的來臨和亡者 四 13 ~ 18

弟兄們，關於亡者，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以免你們憂傷，像其他沒有望德的人一樣。因為我們若是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信天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來。我們照主的話告訴你們這件事：我們這些活着存留到主來臨時的人，決不會在已死的人以前。因為在發命時，在總領天使吶喊和天主的就聲響時，主要親自由天降來，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然後我們這些活着還存留的人，同時與他們一起要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這樣，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為此，你們要常用這些話彼此安慰。

13

在此又有一項和前面並無關連而保祿更爲重視之事，即三章10節中沒有提出的缺陷之一，也是得撒洛尼教友所需更進一步的指示；保祿絕不會讓他們對亡者的「睡著的人」，這是猶太人和外邦人共有的一個慣用語）和主來臨的關係上毫無所知的。首先教友對亡者的觀念基本上和外邦人就應有不同，對外邦人來說只有現世才是肯定的；自然得撒洛尼的教友們早已知道並接受了復活的教訓，也就是在基督內死去的信友們將有光榮的復活；因爲他們將醒來同享耶穌自己與天主合一的復活生命。

14

因此這些人對於教友死後將享有的永生幸福並無疑惑，更好說他們所關心的是在主來臨時的無比喜樂中，那些曾熱切期待過的亡者能否分享？因爲以他們的瞭解，主耶穌基督將先光榮的再臨，接受仍在世信友們的歡迎，然後才是死者的復活和最後的審判。因此保祿急著要澄清他們的誤解並重新加以保證。在那時刻來臨時，所有在基督內的亡者絕對和在世者享有同樣的利益。至於保祿說到「我們這樣活著存留到主來臨的人」時，他並不特別顯示他自己能够活到那時候，因爲在別處保祿早已抱有他將早死的可能了。在這裏保祿只是用來和「已死的人」

15

相對照而已。

16

其中保祿用到「照主的話」其意義可能有兩種：一是主耶穌基督曾經說過這話但福音中並未記載，因為在寫下的福音中基督並沒有說過如保祿所提的話；另一種比較可能的含義是保祿個人得到的啓示。根據這些話，在主耶穌來臨時（在這裏，保祿用的形容詞句和舊約、新約中一般默示的描寫主來臨的方式相同），最先發生的事將是已死基督信友的復活，之後還活著的也將取得和基督一樣的不朽之身，偕同復活了的死友一齊迎接再臨的主基督，陪伴祂在世最後的勝利和在永恒的光榮。因此保祿結論說得撒洛尼教友不應再為死於基督的人悲傷，而該為他們都能同享基督來臨時的喜悅而歡欣吧！

17

為一個現代的信友來說，他或許會認為當時得撒洛尼的教友對這種事情關心是小題大作的，也可能不會感覺在這方面他和初期教會的信友們有何關連；事實上，隨著教會在歷史中進展，而主來臨的事件一直停留在未來，它已不再成爲在神修上警惕的生活動力。由此，我們也已習慣地只想到自己的死亡和接著而來的私審判；這種思想的轉變已可在後期的新約諸書中見到。

18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九三

斐二 17

瑪 廿四 30
瑪 廿六 27

達 十二 1

匠 九 14

瑪 廿四 31

格 前 十五 5

格 前 十五 5

格 前 十五 5

若 十七 24

但是我們知道，啓示中的基督再臨，縱然晚些，仍是必然的。這時間之不確定，對我們來說正如對初期教友們一樣。因此至少在原則上來說，主的來臨對我們和他們都應是一個真實的動機。現代的信友考慮這個問題的次數也太少了！同時在誦讀信經時反省其意義的程度也太小了！

進一步看，我們似乎忽視了一項教會基本的道理，我們在想到死的時候，是否都只考慮了個人的私審判而忘了最後的公審判？耶穌基督不只是個人的救主，或只是一群人的救主而已，祂是整個教會的救主。因此最後的公審判絕不是多餘的重複一次每人所經過的私審判而已。它是救恩史的最後一章，基督將在祂的教會內所完成的救援呈獻給天父。所以最後的審判在提醒我們個人救援的完成並不只是我們私人和天主的關係，同時是在整個教會社會團體中，偕同許多我們必須幫助和接受幫助的人共同完成上主爲我們所安排的計劃。

最重要的，主耶穌再度來臨的意義是他在光榮中的現身。我們最容易關切的準備好接受死亡及私審判是自己的永福；如果我們如此限制了對將來最終的希望，我們對生活意義的看法是卑劣的。而在主來臨時，我們的身心將一同進入基

督的勝利之中，永遠與祂結合，這時我們的救援將與祂的光榮連翩進行。因此，當我們想到主的來臨，我們可避免以自我為中心地來爭取救援，可以同時想到我們對耶穌基督光榮的小小貢獻及與其他基督信友的聯合。

由此看來，得撒洛尼教友對其死去的弟兄是否只享有主光榮來臨時部份角色的問題所操心，並非小事。這足以證明他們信仰的真誠和對死去弟兄的愛德。

主來臨的時刻 五1~3

弟兄們，至論那時候與日期不需要給你們寫什麼。你們原確實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盜賊一樣來到。幾時人正說：「平安無事，」那時滅亡會猝然來到他們身上，就像痛苦來到懷孕者身上一樣，決逃脫不了。

同時，得撒洛尼教友也期望對主來臨的時刻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但保祿卻提醒他們這時刻無人知道，就是基督自己也曾拒絕指明。在這裏保祿並沒有用主來臨 (Parousia) 一詞，而是用了舊約中先知們的用語「上主的日子」。同時他還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九五

3

用了一個主耶穌自己講過的比喻：主的來臨將像夜間的盜賊一樣來到，也是在人們最不提防的時候。對於那些投機取巧、自認安全，以為沒有奇蹟或徵兆顯示主的來臨而忽視了準備的人們，主的來臨將是他們悔恨的開始，就像痛苦突然來到待產的婦女身上一樣。

應注意事項 五 4-11

但是你們，弟兄們，你們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盜賊一樣襲擊你們；你們衆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我們不屬於黑夜，也不屬於黑暗。所以我們不當像其他的人一樣貪睡，却當醒寤清醒，因為人睡覺是黑夜睡覺，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但是我們做白日之子的，應當清醒，穿上信德和愛德作甲，戴上得救的望德作盔，因為天主沒有揀定我們為洩怒，而是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獲得拯救，他為我們死了，為叫我們不論醒寤或睡眠，都同他一起生活。為此，你們應互相安慰，彼此建樹，就如你們所行的。

4 既然如此，保祿於是按他的習慣接著爲他們指出應有的倫理教訓作爲結論。「那日子」在舊約用語中和「主的日子」的意義是相同的。同時在主來臨之日真誠準備好了的教友們可稱做「那日子之子」。這是一句（閃族）的慣用語，也就是說「那日子」註定是他們的。保祿的這種措辭是把類似的觀念聯結在一起；如第二節的「夜晚」和主的「日子」，夜晚是黑暗的，而白日光明的。我們從新約書中和死海卷軸（Dead Sea Scrolls）中發現了當時猶太人默示性的語言中，「黑暗」意指在邪惡勢力控制下罪孽深重的現世；而「光明之子」乃是上主所揀選，爲其啓示所啓發的人。因此保祿要光明之子們醒寤，這在白天是應該的；而睡覺乃是夜間之事。換句話說，保祿是要他們醒著留心「那日子」的到來。同樣醉酒也是夜間的惡行，清醒才是白日的特性。

6
7
8 因此光明之子更應該清醒。在此保祿顯然在警告他們不要假想主將迅速來臨而生出無謂、有害的激動；相反的，他們應該穿上信友生活超性之德的外衣。這樣他們對於將來的審判才不必懼怕，因爲上主已由派遣基督來到世上作爲救贖者這事上，證明了祂願意我們得到救援。在此保祿第一次提到（也只是帶過）基督

11

的死和我們得救的關係這一根本要理。在以後的書信中，保祿視需要對此有更深的闡述。接下去，不論醒寤或睡眠——這裏保祿又回到四13中對睡眠的定義，即在主來臨時，不論我們還活著或是死了，我們都將偕同基督永遠生活在一起。因此，在看到這許多希望之光後，得撒洛尼教友應該重拾信心，彼此幫忙，一同建立起堅定和團結的教會。

最後勸言 五12-22

弟兄們，我們還請求你們尊敬那些在你們中勞苦，在主內管理你們和勸戒你們的人，為了他們的工作，你們更應本着愛，重視他們；你們要彼此平安相處。弟兄們，我們還勸勉你們：要勸戒閑蕩的，寬慰怯懦的，扶持軟弱的，容忍一切人！要小心：人對人不要以惡報惡，却要時常彼此勉勵，互相善待，且善待一切人。應當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教在基督耶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不要消滅神恩，不要輕視先知之恩；但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各種壞的，要遠避。

接近了信的尾端，保祿以一束他所喜愛的德行勸勉他們作爲結束。第一，他要得撒洛尼教友懂得珍視，也就是對教會內掌權人士，即領導者和教導者們予以實際的重視；一方面由於他們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更由於他們的勞苦功高。無疑地，保祿一定是在談得撒洛尼教會領袖們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因爲他的被迫匆匆離去使他沒能適當的將他們組織完善。

14 由於這個緣故，保祿對留下繼續完成他未竟之功的人作了特別的推許，很可能接下去幾節就是保祿考慮到他們所要完成的責任而特別寫給他們的。其中「閒蕩者」可能指的是保祿先前提過而得後書中也特別指出的一些人，他們利用主即將來臨作藉口而懈怠懶惰。「怯懦者」無疑包括那些面對迫害缺乏信心和對假想的主將來臨特別心生恐懼的人。「軟弱者」是指那些在任何團體中不管怎樣都特別需要別人幫助的人。保祿以爲領導者對付這些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必須要有耐心。在他們之間和整個教會內應以身作則，實踐普遍愛德，以德報怨——這對遭受迫害中的教會是特別重要的教訓。

16
18

下面是對全體教友說的；一切基督信友的喜悅、祈禱和感恩都是天主經由耶

19 20 耶穌基督身上啓示給我們的。保祿加上一句「不要消滅神恩」，同時更澄清說明「不要輕視先知之恩」；因爲在初期教會，由天主聖神帶來的許多的特恩流傳得很廣。其中的一種就是先知之恩，這並不一定是預言將來之事，而通常這是在各種方式下代表天主發言，揭示天主的旨意。

這些特恩是爲了加速初期教會信仰的傳播而賜給的。現代人可能詫異：保祿覺得有責任鼓勵人們運用這些神恩。我們從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中看來，就有些使各教會過於注重神恩重要性的趨向。不過我們之詫異，很可能是由於一般人沒有真正認清特恩的價值，不視它爲天主賜給祂教會的禮物所致，所以這個極端也應避免。一切先知性的話語不必不分青紅皂白的接受，也不要完全的排斥，當讓具有辨別神類恩賜的人來判斷。在這原則上，來自天主的美善當接受，邪惡的欺詐當排斥。

結語 五23 ~ 28

願賜平安的天主親自完全聖化你們，將你們整個的神魂、靈魂和肉身，在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時，保持的無瑕可指：那召你們的是忠信的，他必實行。

弟兄們，你們也要為我們祈禱。你們要以聖吻問候所有的弟兄。我因主懇求你們，向衆弟兄朗誦這封書信。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寵與你們同在！

23

恩寵與平安是保祿本信的開始用語，現在又用來告別了。他祈求願平安的天主完全聖化他們，使他們能領受天主的一切祝福。更確切的說，他祈求在主耶穌基督來臨時，他們能準備好接受一切。這是本書信中最重要思想。這裏保祿說到人的「神魂、靈魂和肉身」時，他並不是把一個人分成三個成份，更好說這是傳統舊約中的措辭，這三個用語中任何一個都能用來指一個完整的人的。在寫出這篇禱詞的同時，保祿表明了他對上主的信任，相信那在他們內施與救恩的天主，必會忠於自己而領他們進入永生。

24

在祈禱中，保祿也要求得撒洛尼人爲他祈禱，這最後幾節再次顯示是給教會

25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 26 領袖們的，保祿要求他們以他的名向整個團體以基督信友愛德之禮問候，並在集
- 27 會中公開誦讀這封書信。由此開始，就有了保祿著作的收集，成爲教會的公開文
- 28 件。最後如開頭一樣，他祝福他們說：「願主耶穌基督恩寵與你們同在」，就此
- 結束了本書信。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正文及評註

致候辭 一 1 ~ 2

保祿和息耳瓦諾及弟茂德，致書給在天主我們的父及主耶穌基督內的得撒洛尼人的教會。願恩寵與平安，由天主父和主耶穌基督賜與你們！

這段致候辭大體上和得前書相同，只是保祿像他在其他書信中習慣作的，在此指清祝福中的恩寵與平安是「由」天主父和主耶穌基督而來。

感謝 一 3 ~ 10

弟兄們，我們常該為你們感謝天主，這真是相稱的，因為你們的信德大有

進步，你們衆人之間彼此的愛德更為增進，以致我們可在天主的各教會中，為你們誇口，因為你們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難中，仍保持了堅忍和信德。這正是天主公義審判的明證，好使你們堪得天主的國，你們也正是為這國纔受了苦難。既然天主是公義的，必要以苦難報復難為你們的人，却賞你們受難為的人，同我們一起安寧；主耶穌由上天偕同祂大能的天使顯現時，要在火焰中報復那些不認識天主，和不聽從我們的主耶穌福音的人。這些人要受永遠喪亡之罰，遠離主的面，遠離祂威能的光榮。當祂在那一日降來的時候，要在祂的聖徒身上受光榮，在一切信衆身上受讚美。你們也在其中，因為你們確信了我們的證言。

3

同樣的，保祿接著立刻開始習慣的感恩祈禱。不過令人驚奇的是在這裏保祿的語氣和得前書中比起來，顯得特別的迫切；他一直堅持著說爲了他們的美德他必須讚美天主，好像有人在質詢他這樣做是否應該似的。事實上可能真的有些得撒洛尼教友提出這種問題，認爲保祿在得前書中讚美他們只是俗套子而已，對他們

是否真值得如此深表懷疑。在此我們該特別想到得前書中曾提到的「怯懦者」，他們更需要保祿不斷的認真保證，說他們有能力去面對迫害以及基督再臨的期待。

- 爲了同一理由，保祿說他爲增進他們「信德」及「愛德」所做的祈禱被悅納時，他可能沒有提「望德」——（以下）這整節也就等於是增強他們「望德」的一個祈禱。如此保祿將各種鼓勵他們的理由連在一起。所以他——保祿——耶穌基督的使徒對他們是多麼信賴，對於他們過去現在一切迫害磨難中所表現的堅定和忠實有很大的信念，以致到處爲他們誇口。他說這是天主要告訴他們是祂的選民是真正堪得祂永生之國的，因爲祂讓他們爲了祂的緣故受了苦難。保祿提醒他們，天主是絕對公正的，他要懲罰不義的迫害者，也要報償那些爲正義而受迫害的人，自然包括得撒洛尼教友和保祿在內。

- 這償報的遠景仍是基督，在此保祿和別處一樣稱之爲主的「顯現」，這是用傳統的猶太語言。耶穌基督的來臨只有爲那些否認天主旨意而固執不接受福音的人是一件恐怖之事。他們將被天主所堅拒，永遠不得見到祂的面。基督重降的光榮爲這些人是毫無意義的。但爲信友們來說（其中自然包括得撒洛尼教友），

得前五 14

得前三 11

瑪五 10

得前二 19

格前一 7
得前二 13
依六 15
瑪廿五 46

這真正將是光榮的一日。耶穌的勝利和凱旋正是祂教會的勝利和凱旋。因此保祿要得撒洛尼教友重建信心。由於保祿的宣講以及他們接受福音（「我們的證言」）的信德，保祿確信他們能堅持到底並分享這份勝利。

禱 詞 一 11 } 12

為此，我們也為你們祈禱，求我們的天主使你們相稱祂的呼叫；求祂以德能，成全你們各種樂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為，好使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在你們內受光榮，你們也在祂內，賴我們的天主和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受光榮。

11 所以在顯示他的信心之後，保祿能加上一段最誠摯的祈禱，祈求天主賜與他們恩寵，使他們由虔信所生的種種切望和善工都蒙成全，同時能達到天主為他們安排的目的地。天主的恩寵是絕對必要的，如果人的努力真要成功的話。最後，在審判之日，如果他們能相稱於天主的召喚，他們的光榮也就是那位使他們的勝

利成爲可能的耶穌基督的光榮（在閃族語中，一個人的「名字」、就代表著能被他人認識及擁有的這個人本身）。耶穌基督被祂的聖徒們所光榮，正如同祂光榮他們一樣。保祿再次重複說：這完全是由於天主的愛，是祂先將其恩寵普遍賜給了人類。

主的來臨尙未實現 二 11-17

弟兄們，關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來臨，和我們聚集到祂前的事，我們請求你們，不要因着什麼神恩，或什麼言論，或什麼似乎出於我們的書信，好像說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驚慌失措。不要讓人用任何方法欺騙你們，因為在那日子來臨前，必有背叛之事，那無法無天的人，即喪亡之子必先出現。他即是那敵對者，他高舉自己在各種稱爲神或受崇拜者以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你們不記得我還在你們那裏時，給你們說過這些事嗎？你們也知道現今那阻止他在自己的時辰纔出現的是什麼。罪惡的陰謀已經在活動，只待這阻止者一由中間除去。

1 至此，保祿結束了導言，進入了書信的正文。保祿關心的焦點一直還是在那些「軟弱者」身上，但他的指示是給全體的。引起這段話的原因是有人不正確地將一項有關主來臨的敘述歸給了保祿，其中說由於一項啓示教導或書信什麼的，堅持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保祿對這傳言的來源並不清楚，可能整個事也很模糊。不管怎樣，有人誤認這是由保祿的啓示、教導或書信所引起的，所以下面保祿對此提出激烈的否定。

3 這一段就是得後書中引起保祿「是否原作者」問題最大的一段（見導論）。可是和得前書一樣，保祿在此既不肯定也沒有否認主來臨的迅速性；他所否認的是主的日子已經開始了（第二節譯成「迫近了」意即「現在」）。保祿警告他們不要被不實的傳聞導向錯誤，因為在那以前必有一些已知事件要先發生，而現今還並未出現。其中第一件事是背叛之事，對此保祿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但顯然他指的是邪惡之人的普遍背棄天主，而非指整個教會的背離。在背叛之中將顯現 (Revealed)（這裏保祿故意用了和基督的來臨相同的字）一位主基督的反對者，「那註定作喪亡之子的無法無天之人」。

4

保祿繼續用舊約中不同的暗喻來描述「無法無天者」的特徵。他是與天主仇恨最深的敵人，他以可憎的驕傲自以為勝過天主。（由於尊敬，保祿說「各種稱爲神者」，因爲沒有人能真正超過天主的。）他「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即是說他僭奪了天主當然的地位，將自己置於受人崇拜的高位。可能由於一下子性急，保祿忍不住在此就提醒他們在他向他們傳福音的時候不是都解釋過這些了嗎？從這以下幾節中，我們可看到有保祿的許多教訓其細節處並沒有保留到現在：因爲得撒洛尼教友曉得（我們却不）是什麼「阻止」無法無天者的出現直到相當的時刻。同時他們曉得（我們也不）是誰的力量在阻止「罪惡的陰謀」使其不能完全支配著，直到這力量的除去，而這「罪惡的陰謀」顯然是「無法無天者」所控制的。這裏保祿用了「陰謀」（即奧秘 *Mystery*）這個習慣上代表天主顯現的字，可能在繼續第三節中「顯現」和主來臨的平行用法。

有關這阻止力量的特性有各式各樣的解釋提出；但所確定的是我們大概永遠無法肯定保祿到底指的是什麼了，因爲他所用的語言是有些迂迴，而其關鍵點可能現已遺失。難道他是在指羅馬帝國維持和平的力量嗎？我們注意到第六節

中保祿用了「什麼」(What)，而第七節用的是「者」(Who)，雖有可能後者他是用了擬人法，但兩者他可能指的是一集體性的東西而非單獨的個體。又或者「什麼」指的是福音的傳播，因教會的任務尚未結束，而「者」指的是保祿自己 and 別的像他一樣的基督信友？總之不論他所指為何，保祿的一般意向是可知。這是給得撒洛尼人的另一項標記：基督再臨尚未開始，因為無法無天者還在被阻止之中。

反對基督者的結局

二八~12

那時，那無法無天的人就要出現，主耶穌要以自己口中的氣息將他殺死，且以自己來臨的顯現把他消滅。那人來到，依靠撒殫的力量，具有各種德能，行欺騙人的奇蹟異事，並以各種邪惡騙術，煽惑那些喪亡的人，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愛慕真理之心，為獲得拯救。為此，天主使一種錯誤的信念在他們身上運行，叫他們相信謊言，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歡違法的人，被定罪受罰。

保祿繼續寫：當這阻止的力量除去後，那無法無天者將要「顯現」，但只是在主來臨時被消滅。對這消滅保祿再次使用了舊約中默西亞式勝利的用語。那無法無天者的「來到」（另一和主來臨的平行用法）將是撒彈的諸多工作之一，藉此那邪惡的一位繼續他對付人類為時已久的鬭爭。他將在各樣事上潛取天主的位置：經由撒彈超人的力量行使各樣奇蹟異事欺騙衆人，使人們以為這是由主基督和祂的教會所施行的。可是那些被騙者，「將喪亡者」（上下文應如此懂）就是那些心甘情願，背棄天主的恩寵同時拒絕接受祂顯明真理的人；另一方面，在天主的真教會內，對此欺騙有得救的恩寵（參考13~17節）。對那些甘願被毀滅的人將被天主所棄絕，他們除了自己外無人可責怪，因為他們捨善而取惡。

保祿所稱呼的「無法無天的人」，在教會傳統中更爲人所熟悉的稱呼是「假基督」（Antichrist）（冒充基督者）；在新約中這用語只在若望的著作中出現，但這圖像在猶太文學中已很流行，同時在新約中也以不同的名稱出現。通常這個「他」在新約中代表一連串或一集體的人物，而不只是一單獨的個體。但在得後書中，保祿似乎指的是一單獨的人，帶著所有假基督精神的縮影，成爲撒彈

最得心應手的工具。在這種情形下，他顯然是末世的一個圖像，也就是說他屬於主來臨前的最後一個時期。因此我們想從任何已知的歷史人物中證實這個人是沒有意義的。

但在另一方面保祿也堅持「罪惡的陰謀已經在活動」，所以不論在接著幾節中他指的是單獨的一個無法無天者與否，他將同意若望一書中所寫的「出了許多假基督」。因在每一時代中，教會和教友們都經常遭遇到一些人僭越了天主的權位，以他們的「力量、德能、和欺騙人的奇蹟異事」冒充福音，欺騙民衆。在歷史中，這類的假基督不少，我們可想到有：君王神化 (Caesaropapism)，啓蒙運動 (The Enlightenment)，更近的有全能政府 (The Omnipotent State) 和科學萬能 (The Omnipotent Science)。因此保祿這些警告和慰藉的話對今天的我們同樣的適合，就像對他原來心裡難意說的遠景也適合一樣。

感謝及勸諭 二 13-17

主所愛的弟兄們！我們應當時常為你們感謝天主，因為天主從起初就揀選

了你們，藉聖神的祝聖和信從真理而得到拯救。為此，祂也藉着我們宣講的福音召叫了你們，為獲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光榮。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穩定，要堅持你們或由我們的言論，或由我們的書信所學得的傳受。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並開恩將永遠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賜與我們的父天主，鼓勵你們的心，並在各種善工善言上，堅固你們。

13

從無法無天者和其走狗最後喪亡的神視中，保祿又回到他感恩的祈禱，再一次的說這是他「應當」作的。這次感謝的主題是得撒洛尼教友被天主揀選成為祂的「初果」，就是說，祂最喜愛的受造物（或者保祿會這樣說：「天主一起初就揀選了他們」），他們非但不會遭受毀滅，反而經由聖神聖化的力量和他們賴以得救的信德註定將得救恩。這是天主的旨意：召叫他們進入祂教會的安泰，以使他們得以共享基督光榮的來臨。

15

在這因他們蒙召的愉快結尾中有個條件，是他們要除去一切無謂的恐懼，堅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一一三

得前—4

雅—18
得

前五9

16、17 持他們所接受的福音。這是保祿親口向他們宣講以及用筆寫給他們的。他們做了這些後，那顯示無限慈愛的天主既已給他們希望獲得永恒救恩的權利外，也將繼續賜給他們堅持到底的意向和力量。

請求祈禱 三 1-5

此外，弟兄們！請為我們祈禱，好叫主的聖道，也像在你們那裏一樣，順利展開，並得到光榮；也叫我們脫離壞人與惡人，因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主是忠信的，祂必堅固你們，保護你們免於凶惡。我們在主內信賴你們；你們既然現今實行了我們所吩咐的，將來也必實行。願主指引你們的心去愛天主，並學習基督的堅忍。

1
在此保祿以一項要他們代禱的請求開始了書信的結尾，同時仍能夠繼續以言詞鼓勵他們。「好叫主的聖道也像在你們那裏一樣，順利展開，並得到光榮」。這是保祿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願望：使他在格林多的宣講福音能像在得撒洛尼

2 一樣的成功。在這裏保祿提到一些反對他的壞人和惡人，可能這指的就是後來在加里雍面前公然非難他的一些人。但雖說人並不可靠，主基督却一定忠於祂的許諾，且聽取保祿為得撒洛尼教友的祈禱的。因此，保祿對於得撒洛尼人能完成他的希望具有極大的信心。最後願基督賜給他們聖愛和耐心等待祂的來臨。

規勸閑蕩的弟兄 三六、12

弟兄們，我們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要遠離一切遊手好閒，或不按得自我們的傳授生活的弟兄。你們自己原來知道該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沒有閒散過，也沒有白吃過人的飯，而是黑夜白日辛勤勞地操作，免得加重你們任何人的負擔。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權利，而是為以身作則，給你們立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並且當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早已吩咐過你們：誰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當吃飯，因為我們聽說，你們中有些人遊手好閒，什麼也不作，却好管閒事。我們因主耶穌基督吩咐這樣的人，並勸勉他們安靜工作，吃自己的飯。

此外還有一點，保祿必須用強硬的語氣說出的：如果得撒洛尼教友想享到天
主爲他們安排好的命運，他們就必須勤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避免爲生活閑蕩者
所引誘，以爲主將來臨而不必勞作。這種行爲不但違反保祿的教訓，同時也和他
從前在他們中所立的榜樣不合。過去保祿在得撒洛尼所作所爲也像現今在格林多
一般，以自己的勞力自立更生，不依靠他應得的教會的酬報。他做了這些是爲了
福音的緣故，但也作爲一項可供效法的勤勉美德。這也是他與他們一起時的教
訓。雖然保祿在得前書中就注意到這懈怠的趨向，但更引起他注意的顯然是這情
況並未改進反有更糟的現象。「什麼也不作，却好管閒事」是由一句希臘文的雙
關語意譯而成，直譯作「不忙，却好忙」。(Not busy, but busy-bodies)。雖
然保祿責備了這些行爲，但他却是爲了這些人的好處，使他們能够改過，不再由
於成爲別人的負擔而貽害教會。

最後訓諭和結語 三13-18

至於你們，弟兄們，行善總不可懈怠。但是如果有人，不聽從我們書信上

f 得前四 11

得前二 12
格前九 18

得前四 14
得前五 11

的話，應把這人記下，不要與他交際來往，好叫他慚愧；可是不要把他當

仇敵看待，但要把他當弟兄規勸。

願賜平安的主，親自時時處處賜給你們平安！願主與你們衆人同在！

我保祿親筆問候，這是我每封信的記號；這是我的字體。願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的恩寵與你們衆人同在！

14 13

保祿再次轉向整個教會說話：「行善不可懈怠」，保祿這話可能意指他們不可在任何方面效法懈怠者，而要在所有該盡的責任上堅持到底。保祿在本書信中所要求的就是要他們以最嚴肅的態度將他的話放在心上，如果有任何人不服從，將被教會指出而不再與他來往。這是一種開除教會 (Excommunication) 的方式，但也是為救治的理由，使得動搖的弟兄能够覺悟。最後一點，也是保祿特別堅持的。教會當常以愛德行動，絕不能彷彿在報復，因為不就範的弟兄仍然是教會的責任。

15

16

保祿仍然以恩寵與平安作為對他心愛信徒們的最後祝福；其中「時時處處」

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一一七

17 更好讀作「以各種方式」（希臘版本的問題）。最後爲了避免以後有人冒充他的

名義寫信起見，保祿在這信尾特別親手寫了一些字句；就像一個不習慣寫字的人一樣，保祿將這些字寫得又大又特別使人不可懷疑是他寫的。一見保祿的親筆字後，得撒洛尼教友將能辨認出來他們偉大教士和老師的書信。最後保祿因耶穌基督之名祝福了他們，向他們告別。

18

複習指引及討論大綱

I

保祿：迫害者及使徒 19

1. 新約中告訴我們保祿的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爲何？爲什麼希臘化的猶太人常對猶太教表現狂熱的依附？加瑪里耳是誰？是否所有的法利塞人都該受詛咒？

2. 參閱三段有段保祿皈依的敘述（宗九1-19；廿二4-21；廿六10-20），試說明每段記載中所反覆的重要教訓爲何？其中有那些細微相異之處？

3. 試描述保祿在阿拉伯和大馬士革停留的經過；爲什麼我們相信他在公元卅七年以前或是四十年以後逃離大馬士革的？耶路撒冷的教友們如何接納了他？爲何他又回到他的家鄉基里基雅去了？

4. 我們對保祿「第一次出外傳教」的稱呼是否完全正確？他是否在這時候改了他的名字？在當時一個羅馬的總督可能成為基督信友嗎？術士厄呂瑪遭受了怎樣的懲罰？（宗十三10-12）

5. 試由保祿在安提約基雅的講道（宗十三14-50）推斷出保祿教訓的內容。保祿被認為曾是個英俊的人嗎？試描述他在呂考尼雅的呂斯特辣和德爾貝諸城活動的大概經過。

II

宗徒大事錄中的保祿 19-36

1. 路加對保祿生平事件的記載是採主題式的，還是編年式的？對於保祿接納了外邦人教友的行爲，猶太籍教友是否滿意？保祿的立場如何？這個問題是如何解決的？

2. 試指明下列諸人：巴爾納伯、瑪爾谷、息拉和弟茂德。從地圖上找到下列

諸地：安提約基雅、塞浦路斯、呂斯特辣、德爾貝、依科尼雅、夫黎基雅和迦拉達。爲什麼保祿在小亞細亞的所行路線引起了爭論？

3. 保祿爲何決定前往歐洲？試解釋「我們敘述」(We-Passages)的意義。保祿在斐理伯、得撒洛尼、雅典和格林多有何進展？

4. 爲什麼厄弗所城成爲宗徒大事錄作者最感興趣的地方？試描述厄弗所狄雅娜女神的戲劇性事件。所謂的「獄中書信」是那些？它們都是同一時候寫的嗎？

5. 保祿自己在格後十一9-33中對其旅行說了些什麼？他的致羅馬人書和他其餘的書信有怎樣的的不同？爲什麼他是懷著一顆沈重的心情回到耶路撒冷的？

III

保祿的後期生涯 36-47

1. 保祿自己的預感和猜測使他起程耶路撒冷是如何實現的？他怎樣顯示基督宗教不只是猶太教的新解而是取，而代之？爲什麼他在聖城被下獄？

2. 將保祿在羅馬總督安東尼·斐斯理斯和頗爾基約·斐斯托兩人手中的遭遇做一比較。為何保祿要上訴凱撒、並請求解往羅馬。

3. 試描述保祿前往羅馬途中的精采片段。今天保祿被尊為默里達的主保；試讀他在那裏過冬的記載（宗廿八1-16），並解釋默里達人對保祿尊敬的原因。

4. 我們是根據什麼推測和假定得知保祿晚期的生涯？試述他在公元六十三至六十六年間的行踪。為何到羅馬的朝聖者要前往參觀三泉（The Fontane）、奧斯底大道（The Ostian Way）和城外的聖保祿大殿（S. Paolo fuori le Mura）？

IV

保祿的寫作 47-61

1. 我們所稱的私函（Letter）和書信（Epistle）其意義相同嗎？對保祿的作品我們該稱做那一種呢？今天我們將它們視為教會的正式文件，是否一直是如此？
2. 埃及紙草文書的發現如何幫助了學者們瞭解保祿的信件？為什麼將新約聖

經譯成日用、口語化的文字是正確的？保祿的書信和紙草文書中的信件有怎樣的不同？

3. 保祿用希臘文思想是否和他用來寫作一樣精通？他是否是個文學家？希臘文舊約聖經怎樣幫助我們瞭解保祿的書信？在過去爲什麼保祿的意思常被誤譯，及誤解？

4. 爲什麼我們說保祿的風格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而非一個沈思者所有的？他的諸書信在何時被收集的？在現今聖經中這些書信是以何次序排列的？

5. 保祿的著作其獨特的重要性爲何？試分辨啓示 (Revelation) 和神學 (Theology) 二者的關係。爲什麼我們要經常回顧保祿的這些書信？

V

得前書與得後書的導論 61-72

1. 保祿在何時建立了得撒洛尼教會？保祿與這些新版依者相處得久嗎？他在

何時及爲什麼寫第一封信給他們？第二封呢？

2. 將兩封書信的內容作一概括的敘述。它們是否按同一型式寫的？一些懷疑主義的批評學派曾否認得前書的真實性，這種態度在今日還被大多數人接受嗎？

3. 根據文字一風格、語氣的不合和內容的不相容諸點上，對得後書的真實性有怎樣的爭論？試評斷每一項論據，並說出你的態度。

4. 在教義上，一般認爲得前書和得後書有什麼差異？我們承認將得後書歸於保祿有其不可否認的困難，這是否完全抹煞了保祿的作者地位？是否有任何意味顯示它是偽造的？試解釋托名之作（Pseudepigraphy）的文學型式。

5. 雖然得前、得書二書從保祿教義的觀點和他主要觀念的發展來看，並非他作品中最重要，但就對保祿思想更加瞭解起見，試將研究的必要性做一列舉。

得前書導言的註解 73 ~ 86

1. 試將得前一1的致候辭、和保祿其他的書信相比較。爲什麼在這裏他沒有強調他的使徒特權？他怎樣採用了希臘式和猶太式的禮節？

2. 試引述教會文件中對三超德 (Theological Virtues) 的最早記載；保祿如何在其美好的作品中顯示它們爲基本信條？

3. 保祿是否將所有影響了得撒洛尼人的好處歸於他自己？爲什麼得撒洛尼教友的信德能被推舉爲其鄰人的模範？保祿是否過於誇獎了他們？

4. 保祿的誹謗者對他有那些控訴？保祿怎樣駁斥了這些不實的指控？對於教友們的忠實，保祿舉了些什麼實例？你能解釋他言辭中的激烈嗎？

5. 保祿怎樣反對說他對得撒洛尼教友失去興趣的毀謗？解釋下列用語：主的來臨 (Parousia)，瑪拉拿塔 (Maranatha)，困苦 (Thlipsis) 和宣講福音

(Evangelizo)。保祿用以結束書信第一部份的禱詞有什麼意義？

VI

得前書的正文 86 ~ 102

1. 保祿怎樣規勸他的教友實踐貞潔？基督信友對婚姻有什麼態度？保祿對弟兄間的愛德作了什麼勸告？

2. 對於主的來臨和亡者，保祿有何教訓？是否所有的生者、死者都能共享基督重降時的喜悅？

3. 保祿的說明怎樣顯示最後的審判不只是個人所受私審判的重複而已？

4. 試說明主將來臨的思想怎樣使我們在爭取救恩時能避免以自我為中心？

5. 「光明之子」應該如何準備「主的日子」？保祿勸告了他們那些德行？他怎樣結束了此書信？

對主來臨的一課

103
~
118

1. 將得前、得後二書的致候辭和開頭的謝恩作一比較。保祿對受苦有怎樣的教訓？

2. 在接著的祈禱中，保祿堅持天主救援的必要性，如果有人能接著努力的話。在這二封書信中，找出對此教義的其餘例證。

3. 有關主來臨的時間以及在這光榮時刻之前的徵兆，保祿告訴了得撒洛尼教友些什麼？我們是否可能從他、和已知歷史人物中認出「無法無天者」或假基督來？

4. 保祿以怎樣的感謝語氣將此書信作了結束？

5. 保祿是否對於藉口主即將來臨而逃避工作的人作了鼓勵？他最後又作了些什麼囑咐？

聖經綱目

思高聖經學會譯釋

聖經公會譯釋

天主教

基督教

舊約

全書

創世紀

創世紀

創

出谷紀

出埃及記

出

肋未紀

肋未記

利

戶籍紀

民數記

民

申命紀

申命記

申

若蘇厄書

約書亞記

書

民長紀

民

士師記

士

聖詠集	約伯傳	艾斯德爾傳	友弟德傳	多俾亞傳	厄斯德拉下	厄斯德拉上	厄斯德拉上	編年紀下	編年紀上	列王紀下	列王紀上	撒慕爾紀下	撒慕爾紀上	盧德傳
詠	約	艾	友	多	厄下	厄上	厄上	編下	編上	列下	列上	撒下	撒上	盧
詩	約伯記	以斯帖記			尼希米記	以斯拉記	以斯拉記	歷代志下	歷代志上	列王記下	列王記上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上	路得記
詩	伯	斯			尼	拉	拉	代下	代上	王下	王上	撒下	撒上	得

箴言

訓道篇

雅歌

智慧書

德訓篇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耶肋米亞哀歌

巴路克

厄則克耳

達尼爾

歐瑟亞

岳厄爾

亞毛斯

箴

訓

歌

智

德

依

耶

哀

巴

則

達

歐

岳

亞

同上

傳道書

同上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但以理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傳

賽

耶

哀

結

但

何

珥

摩

亞北底亞斯

北

俄巴底亞書

俄

約 納

納

約 拿

拿

米該亞

米

彌迦書

彌

納 鴻

鴻

那鴻書

鴻

哈巴谷

哈

哈巴谷書

哈

索福尼亞

索

西番雅書

番

哈 蓋

蓋

哈該書

該

匝加利亞

匝

撒迦利亞書

亞

瑪拉基亞

拉

瑪拉基書

瑪

瑪加伯上

加上

瑪加伯下

加下

新

約

全

書

瑪竇福音

瑪

馬太福音

太

馬爾谷福音

谷

馬可福音

可

路加福音

路

同上

若望福音

若

約翰福音

宗徒大事錄

宗

使徒行傳

羅馬書

羅

羅馬人書

格林多前書

格前

哥林多前書

格林多後書

格後

哥林多後書

迦拉達書

迦

加拉太書

厄弗所書

弗

以弗所書

斐理伯書

斐

腓立比書

哥羅森書

哥

歌羅西書

得撒洛尼前書

得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得撒洛尼後書

得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弟茂德前書

弟前

提摩太前書

弟茂德後書

弟後

提摩太後書

徒

羅

林前

林後

加

弗

腓

西

帖前

帖後

提前

提後

弟鐸書	鐸	提多書	多
費肋孟書	費	腓利門書	門
希伯來書	希	同上	來
雅各伯書	雅	雅各書	雅
伯多祿前書	伯前	彼得前書	彼
伯多祿後書	伯後	彼得後書	彼
若望一書	若一	約翰一書	約一
若望二書	若二	約翰二書	約二
若望三書	若三	約翰三書	約三
猶達書	猶	猶大書	猶
默示錄	默	啓示錄	啓

新約導讀叢書

1. 新約導論
R. A. F. Mackenzie, S. J.
馬坎錫神父 梅父 譯著
2. 馬爾谷福音
G. S. Sloyan
斯樓慧陽神父 敏父 譯著
3. 路加福音
G. Stuhlmueller, C. P.
司徒麥勒神父 蓉父 譯著
4. 瑪竇福音
D. M. Stanley, S. J.
斯旦定雷神父 人父 譯著
5. 宗徒大事錄
N. M. Flanagan, O. S. M.
伏拉根神父 珠父 譯著

6. 保祿書信導論
得撒洛尼前後書
B. Vawter, O.M.
潘伏沃震特神
澤父
譯著

7. 迦拉達書
及羅馬書
B.M. Ahern, O.P.
楊艾亭世神
雄父
譯著

8. 格林多前後書
G.J. Peifer, O.S.B.
培項弗神父
孫國寧玲合
譯著

9. 斐理伯書·厄弗所書
哥羅森書·費肋孟書
K. Sullivan, R.S.C.J.
蘇里文修
陳蘇里文修
眞女
譯著

10. 弟茂德前書，弟譯
書，弟茂德後書
R.T. Siebenek, O.P.P.S.
西班乃神父
陳西班永乃神
禹父
譯著

11. 希伯來書
J.F. McConnell, M.M.
麥柯源乃修神士父
吳終源乃修神士父
譯著

12. 雅各伯書、猶達書
伯多祿前後書

H. H. Malby,
吳梅萊
終源
神修
士父
譯著

13. 若望福音及書信

R. B. Brown,
陳蕭布
永立朗
神禹明
合父
譯著

14. 若望默示錄

W. G. Heidt, O.S.B.
陳楊海
永世特
神禹雄
合父
譯著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再版

新約導讀叢書之六

保祿書信導論

附得撒洛尼前後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伏沃	特
譯者：	潘震	澤
校閱者：	于士	錚
准印者：	臺中教區主教 蔡文興	興
發行者：	鄭聖	沖
出版者：	光啓出版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承印者：	信義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400)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1段32號	

定價：N.T. \$35.00

本社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